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4n0194

僧伽羅剎所集經

符秦 僧伽跋澄等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佛行首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94

僧伽羅剎所集經卷上并序

◎符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等譯

僧伽羅剎者，須賴國人也。佛去世後七百年生此國，出家學道，遊教諸邦，至揵陀越土，甄陀罽膩王師焉。高明絕世，多所述作，此土《修行》、《大道地經》其所集也。又著此經憲章，世尊自始成道迄于淪虛，行無巨細，必因事而演，遊化夏坐莫不曲備。雖《普曜》、《本行》、《度世》諸經載佛起居至謂為密，今覽斯經，所悟復多矣。

傳其將終，「我若立根得力大士誠不虛者，立斯樹下，手援其葉而棄此身，使那羅延力大象之勢，無能移余如毛髮也。正使就耶維者，當不燋此葉。」言然之後便即立終。罽膩王自臨而不能動，遂以巨絚象挽未始能搖，即就耶維，炎葉不傷。尋昇兜術，與彌勒大士高談彼宮，將補佛處賢劫第八。

以建元二十年，罽賓沙門僧伽跋澄齎此經本來詣長安，武威太守趙文業請令出焉。佛念為譯，慧嵩筆受，正值慕容作難於近郊，然譯出不襄。余與法和對檢定之，十一月三十日乃了也。此年出《中阿含》六十卷，《增一阿含》四十六卷，伐鼓擊柝之中，而出斯一百餘卷，窮通不改其恬，詎非先師之故迹乎？

◎僧伽羅剎比丘所集佛行首

爾時，菩薩始行時，愍世間故，發趣於道；彼出家故，行忍；不相應故，心三昧；斷無知故，行金剛智慧，除捨調戲；行真諦故，除棄意垢；為直行故，為苦行；慈孝父母故，心堅牢固，不捨誓願；離欲故，為聞饒已，念報恩；求解脫故，著袈裟，欲應息；住林間故，不觀行者；求知親故，知己身縛；口行無欺故，一切苦本，意無所念，不捨有故。

◎若復菩薩行智慧之時，以所知故，名曰智慧。數數於彼行中，及諸眾生不解深義，長夜勸勵，分別決了智慧：此深此淺，清淨其利；此惡此醜，親近善知識。彼法不亂，無量無限，亦無增損，猶如劍戟，所截皆斷，彼智慧者亦復如是。現第一義故，有共慧明；已意闇閉故，開彼見明，與共相應；以諸行故，根門具足；無怯弱故，現其威力；欲斷不善財業，現其有財業，以珍寶不可得故，如是現珍寶也；以斷命現其壽命；斷諸結使故，是力觀察遠事與彼分別，皆使決了，救彼脆命；以彼愁憂故，起歡喜之心；息意不起故，去離惡法而成就善法；去邪就正，以是之故，成其智慧力；以

生死故，欲斷望見，至出要處；猶步世間故，遊一切境界，究竟一切智原，使至無為。

善住不移動，　無有生死畏，
即逮不還處，　消滅三界趣。
百劫所造行，　欲淨眾生類，
無有三世想，　爾能無悕望。

是菩薩行諦之時，彼名諦者，心無有虛妄，言無有二；常娛樂其中，亦無彼此。數數樂彼，寤寐之中，未曾調戲，亦不妄語。

又聞昔有王，名須陀摩，於王宮生，統領四域，法鼓遠振，羣臣人民無不聞者。生如此有德人，往詣池水浴洗，乘羽寶之車欲出城門。時有婆羅門，顏色端政，聰明智慧，欲來乞寶。婆羅門即白王，自稱姓名，舉手乞言。是時，王聞乞匄言聲，便懷歡喜，即報言：「止！止！尊者！須我還國，當相救濟。」夫王之法言無有二，即詣彼池浴洗，洗已竟，便欲還國。

是時，有翅飛鬼，名羯摩沙波羅，現其恐怖，手執王身。是時，彼王即自涕零。是時，彼鬼觀彼王意：「云何，大王！何為啼哭，有此愁憂之心？」時菩薩報言：「我無有此身想，唯我許婆羅門財寶，以是之故，便懷愁憂。」是時，彼鬼即報王言：「我未曾聞此甚奇甚特之事，世所希聞。為彼人民，故來相試。若今設放王去，當復還不？」時王甚懷喜悅。是時彼鬼身有兩翅飛在虛空，觀其所說，即放使去。

是時，菩薩還國，歡喜以財與彼婆羅門，實無有虛，施不有悔，有是審諦之言。是時，國王即詣彼鬼所，自稱姓名，「今已到此。」是時，彼鬼見王形貌，即便驚怖有是實言、王顏色不變。除去瞋怒，無殺害意，便作是語：「甚奇甚特，未曾所聞。」說此偈言：

「我堪飲惡毒，　洋銅灌口中，
利刀割其體，　誰敢害法王？
宿福生王族，　觀德無有比，
勇猛實不虛，　應相為國主。
我今當尊敬，　從王不復殺，
改往修善行，　眾生隨所樂。」

是時，菩薩行柔和之時，彼心柔和，有此名聲，言不卒暴。欲求法故，常護彼意，未曾起怨惡，不生悕望，口不吐惡言；為愚癡故，現其智慧；除心垢故，皆悉稱名。無有若干吾我想，不隨幻，諸佛所擁護，於此獲如是德，亦無姦偽，如是之穢，皆悉避之。於中得柔和之心，善根本具足，人所愛念；不惜身命，神仙所嘆譽。如是

柔和，觀彼善惡之報，彼智功德具足如所說。善本不斷，貧窮之者，施以金銀珍寶，除去諸穢。壽十歲時，遭遇厄難，所欲自在，亦不殺生，善身造業，心所生財、口所傳教、行所造業，除去穢惡所覆蓋者。

爾時，「諸比丘！世間有身已得休息，非己所有，悉盡無餘。如是已盡，以是之故，當去離染著。前世所造者，彼已盡，更不復造，已斷根本，苦休壞敗。」如是說已，作是法住。於此深妙法中，如手執輪，六月不懈，諸佛世尊皆悉覺知、皆悉成就。於是便說偈言：

「不造諛諂意，　覺知邪法業，
本亦不造此，　當作如是觀。
勇猛意如海，　柔和不麤獷，
頭面稽首禮，　無著世希有。」

是時，菩薩慈孝於父母時，性有報恩，恭敬承事，遠惡就善，隨時供給；夙起夜寐，瞻父母意，無事不辦；所約教訓，未曾違失。有如是柔和之心，以是之故，有如是事。心所修行，常自觀察當辦何事；所聞教誡，尋即知之；常懷歡喜，一切愛敬。念盡知父母之心，常念欲報恩，無麤獷言此無處所。

又聞昔者未成菩薩時，為大象王，端正無雙，頭眼肌毛皆悉端正，觀無厭足。耳滿充備，眾象中長牙根方政，有娛樂之心，脣齒純赤，頭耳滿具，形體方圓、極大高廣，猶高山峻。行步庠序，七處滿足猶青蓮花；行步庠序，無所罣礙龍女所生。遊山澤中，色如白雪，便為獵者所獲。將彼去時，是時山野樹木皆悉屈申，水自涌沸。將至所止，與種種甘饌飲食，亦不肯食。是時，象師在前長跪叉手白彼象言，便說此偈：

「我本造善本，　降此神象來，
何為不肯食，　如有怨恨心？」

是時，彼神象便答偈言：

「我母無有目，　羸瘦懷愁惱，
憶彼不能食，　是故願見恕。

「於彼深山中，不食飢渴，必當命終，甚痛甚苦毒，各當共別離。以是愁憂，亦不能食，亦不飲水。無有果蓏與我母者，二俱當

死。」作如是辛酸語已，時獵師便懷歡喜放使去。
於彼拘薩羅國，有一止住處，隱學士名曰睒，施行十善，功德備具。持瓶行取水，是時拘薩羅國王出行遊獵，追逐麋鹿，於山中射著。喚呼：「便憂父母，猶如飛鳥無有兩翅。父母年老，目盲無所見。今被毒箭，俱亦當死父母，修四等心。」便說此偈：

「惟我父母老，　目冥無所覩，
父母生子時，　欲得蒙其力。
◎自覺而覺人，　一切同自相，
如彼色聲聞，　智者自息意。
最勝愍萌類，　皆至彼道場，
起者盡滅度，　是世最妙義。」

最初發意名菩薩者，有如是眾行。「消滅無明諸覆蓋者，一切無明皆使至有明。無有能除無明者，欲現有明，智慧所修行，除其所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行大慈。
「愍世間故，發趣於道，皆是愛著，亦不自任力勢，除其所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為色所縛，為欲愛縛著，無能有解色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發大慈。
「眾生為陰怨憎，二念相繫縛，無有能覺此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為苦重擔、為苦所害，無有能度此苦擔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發大慈。
「眾生類常懷恐懼，百苦并至，無有能除其恐畏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遭遇飢饉，渴愛無厭，無有能脫此飢饉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為因病所逼，一病動、百病增，無有能脫此病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生老病死常自追身而厭患之，無有能脫此生老病死使至無為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眾事總猥，著有常想，無有能除其總猥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若眾生之類所為事不辦，志性荒亂，無有能究竟其事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貪著少味，經歷眾苦，無有能脫此苦惱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
「眾生之類常懷猶豫悕望，遠正就邪，無有能斷其狐疑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有若干見趣，無有能拔此見趣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塵垢著，不度彼岸，無能得度彼岸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三種火盛而為焚燒，無有能脫此法者，亦不能以法雨滅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輪轉生死，無有休息，亦無有能得度彼岸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行垢所染著，增益生本，無有能脫此生死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身處大嶮，手攀脆繩，無能脫此脆繩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猶如桑虫子，為行所驅逼，亦無有能脫此使流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發趣大生死，常懷悕望，亦無能使還止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發趣惡道，常懷欲行想，無有能安處正道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長夜自處幽冥無智之所，無由能脫此邪道使處正智者，除其智者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發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不照見究竟、見賢聖諦，無有能使見賢聖諦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長夜處流滯，無有能脫此流滯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無有閑靜，與種種趣相應，無有能脫此閑靜處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貪著結使，長夜染著，無有能滅此結使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遭遇苦難，志性荒亂，無有能使至解脫處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謂欲為淨，內盛臭處，無有能脫此愛欲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謂欲為樂，諸陰苦患，無有能曉第一之義、至涅槃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著有常想，謂不移動，無有能示涅槃之路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
「眾生之類計吾我想，不解法數，無有能分別法者，除其智者。」如是菩薩觀察，是時於眾生類而起大慈。
「眾生之類不得救護，厭患於涅槃，猶如大狗常守死屍、馳走東西，無有休息。愚癡所為今亦如是，與彼狗無異，自無性行，馳走東西，不解涅槃義，陰蓋所覆，不悉觀察。」菩薩起勇猛意，使至彼道。
便有是偈：

「多有眾生類，　流轉生死淵，
觀此艱難苦，　安處至涅槃。
陰雲所覆蓋，　無光處幽冥，
智者皆現世，　除雲使光出。」

爾時，菩薩而行此檀，最初始時興起法想，甘饌香美，饒益眾生，隨時相應，與第一義相應，心無悕愛味，成就充滿，除去眾結，亦無所遠離。不逆乞者，施已無變悔之心，皆是曩昔施行功德，使彼無結著。為眾人荷負重擔，皆棄結使，如今日之施，成其所願，欲使眾生所欲皆獲。從小已來無種種害意，忍諸種種穢患，施功德漸漸厚，導引人民而作船師，數數不廢於施，常好惠施，內自清淨，外現穢相，不違一切者，謂一切眾生除去憍慢，無懈倦心。施心遂增，顏色和悅，無有怨恨，不自稱譽，亦不自下。愛樂眾生，一切所有皆悉惠施，義所成辦，合集人民。數數惠施，無變悔心，心意喜悅，嘆譽布施果報遠徹。以金銀、珍寶、車璩、馬瑙、車乘、男女、城郭皆悉惠施，內無慳嫉。愛彼信施，欲充滿彼悕望具足，欲使彼施果皆悉牢固，欲使彼乘船得度，以彼施故，具足此義。觀察施果，捐棄諸結，眾生貪著除去，使無邪見，除去慳貪隨時生，依法雨而雨，是故歸命。

「金銀珍寶施，　車璩馬瑙珠，
瞻彼無厭足，　今禮釋師子。
象馬及天金，　色最為第一，
能施和顏色，　歸命解脫者。
車寶為第一，　珍寶所瓔珞，
顏色皆和悅。　妻子及男女，
金鉢盛滿銀，　或盛滿碎金，
彼以歡喜施。　誰勝毘沙門？
和悅以自施，　如果茂盛好，
歡喜而惠施。　彼滿三世界，

男女極端政，　婦身及頭目，
為世而惠施。　誰與此施等？
檀施無過此，　天人所不及，
猶如彼上人，　意大海無底。」

彼菩薩修行戒時，於彼戒，非為無戒，及身口所行、心所起甘露之法，如彼花果擁護其根，必生果實；於彼而得，皆是人所行，猶如彼士殺生、不與取、婬逸及諸放恣。菩薩不飲酒，於諸戒智慧皆悉具足，除去非戒，於道場而常三昧，遠離犯戒，亦不有殺意，物性皆清淨。受彼信施，數數厚味，亦無所犯。內無所缺，去不就有，亦不敷花。依見不腐敗、無穢，不造新穢果，所種有新善，眠寤無愁，彼眾生色最第一。由彼功德故，善香遠布；受信施故，意常牢固；諸根具足故；無所壞敗；智慧住不移故，無所不壞；緣彼人故，有所增益；為彼人故，擔負苦惱；因善法故，有其處所，無愁惱，亦無所染；以形貌故，有服飾；為彼人故，有其財寶，無限無量，無有窮盡。從初發意未曾變悔，況復菩薩禁戒成就？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上下及四方，　諸有聞戒香，
皆悉等具足，　遠欲為最要。
親近善知識，　善者作功德，
善色無有比，　戒香第一福。
諸穢悉休息，　覺我無有我，
最勝後第七，　我今當自歸。」

若復菩薩行精進時，然彼心有所緣心，亦無懈倦，出家不可障斷，為眾生故而出家；不移動故，有其力緣；種種眾生有其精進，不可勝故，有其忍；有所長益故，示現於世；有其功德故；示現眾生；攝其心意故，彼意不移動；為船師故，得到彼岸；以定故不亂，發意躇步，則有所度；以彼眾生故，成其所願；欲成道故；施象馬寶車。是時，菩薩於彼眾生有是精進，其有聞精進名者發趣於道，一身之中所作功德不可限量，況復如來無數阿僧祇劫所作功德？端坐道場時，降伏外道，經歷生死，以精進意除去愁憂。

精進最第一，　歸命法王主，
於佛善自覺，　今歸命無等。
彼尊為第一，　法鼓聲遠布，
於覺覺自覺，　是故歸無著。

若復菩薩行忍時，無畏、無所懼、無所染，不觀彼果報，有其力勢。擁護眾生，常遠離惡數，志性剛強，自省己過。一切眾生皆懷恐怖，使無恐怖，示彼戒律，亦為一切眾生降伏麤獷，去不善語。慈愍眾生，彼無量無限依眾生語，設有所聞及諸至道迹，微妙第一。猶如華果未常，不敷華，為風所吹動，山巖處穴採取諸花香味，種種色處所福德音響，眾生之類皆悉喜聞，猶如蜂王採諸花味以用作蜜，及諸小蜂而作蜜者，及諸泉源處處流溢，及諸那陀園快樂無比。有罵詈，所為成辦；諸求呪術，為彼示慚愧。
眾生修行道者，為厄難者而作救護，名曰忍辱仙人。
是時，迦藍浮王往入深山欲獵麋鹿，適入山中，見此忍辱仙人，便前跪問：「在此深山為求何道？」忍答曰：「求忍。」是時大王不自觀察，亦不觀察行，欲有所試，即時便作是說：「我今當截汝手腳。」即截彼仙人手腳。
復作是問：「汝今為求何道？」是時忍答言：「我求忍辱道。」即時嘆譽忍辱之德。
是時，大王倍懷瞋恚，欲傷害其命。是時，仙人已截手腳，便作誓願言：「使我世世勿懷瞋恚，亦不有瞋恚於彼大王，解知諸法皆悉虛空。」
復有異仙人往至彼仙人所而作是問：「云何，神仙！不起瞋恚於彼王耶？」「若行此忍辱之時，有此大忍辱之力，當於爾時不起瞋恚之意，觀此血色亦不變易。」
是時，護世四天王往詣彼仙人住處，是時提頭賴吒頭面作禮，便作是問：「我今欲殺迦藍浮王，為可爾不？」作是語已，是時仙人默然不對。
時第二天王復作是問：「我今當殺彼男女大小及城郭人民，皆悉蕩盡。」作是語已，是時仙人默然不對。
是時，毘樓[艹/披]叉王復作是問：「我取彼境界國土所有人民，盡取殺之，願見聽許。」是時仙人默然不對。
是時，毘沙門王復作是問：「我欲取彼境界國土，移著他方，願見聽許。」是時仙人歡喜歎譽忍辱之德，便說此偈：

「截頭目手足，　不起怨惡意，
所有盡施彼，　況當於世間？」

是時，護世天王復作是問：「云何，仙人！欲求何等道？」是時仙人答曰：

「欲使彼王身，　無有惡行報，

彼王雖兇暴，　憂彼不自憂。」

若菩薩修行三昧時，設入彼三昧，有所緣心未曾忘失，亦不放逸，專其一心；若復不慇懃求方便，亦不受諸行；解諸法味，不著於法，於彼地中亦無結使。彼三昧之中清淨無瑕穢，伏外敵無怯弱，一心解其氣味，心無所著，降伏志性，未曾懈倦，成其所行，得三昧歡喜根，精進不移，念不錯亂；一劫所修，覺知道品，念猗歡喜，勇猛所獲，皆依猗智，漸漸得歡樂處。然菩薩行於彼三昧行時，起三昧善行已，辦三昧善行，若行若住未曾失之。彼以有此行，善法具足，起諸善行，諸所求皆悉現在前。設心有愁憂，漸降伏其意，使不忘失，思惟增益，增益善。若心放逸，復思惟善法；若心懷愁憂，緣縛所繫，即能思惟彼解脫善。於己境界威儀悉善，為人演說亂想穢病及餘種三昧諸功德，具足三昧彼處。彼處三昧行報之果實最為善行，猶如青青樹木現淨解脫，及餘青黃白黑皆隨彼三昧來往，無所罣礙。欲以三昧力，火聚日光無所不照，彼得天眼亦復如是，晝夜徹照，亦復得天耳徹聽。有如是之力，彼菩薩得是三昧無限無量，不可稱計。盡由三昧之力，亦由思惟，由不懈怠，由智慧明，知卷知舒，亦由悕望三昧，由去離惡相，由逆順三昧力。如是眾想，是彼三昧所生。彼彼總持門成三昧，所適之處亦無疲倦，求其方便，不堅固三昧故而行三昧，為一切欲故降伏心意，善擁護思惟，亦不錯亂，隨意自在，不說人過，無量無限，無有窮盡。於今三昧斷諸狐疑，放種種光明，依一切善法；諸結使淨，數數習三昧，依一切善法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獲此解脫心，　三昧無罣礙，
新頭趣大海，　駛流難可制。
若意有所欲，　心亦不移轉，
欲斷境界水，　皆是根門行。
我於百年中，　擔負父母行，
不充我所願，　能報父母恩。
已得將護彼，　指授父母處，
能覺知如是，　世之所悕有。」

是時，菩薩行堅固心時，收攝解脫，有如是方便。彼有勇猛意，所為無罣礙，不為人所制持，是故當方便求。
昔聞阿蘭、迦蘭起諸禪定，捨彼禪已，更求三耶三佛無上道，便往行南半由旬，中詣彼空閑處，作種種苦行，噉果飲水，著純黑皮

衣，在樹下結加趺坐。或時飲水，或時食果蓏，或時服氣，作如是苦行：於草上臥，或以灰自擁，樂著於彼三宿之中，顏色不變易，九日之中禮跪祠火，諸放逸者隨彼言教，或時祠天，頭目漸羸，兩臂露現，或翹一足，身體僂曲，亦不盜竊，以法自樂。於彼苦行求道，亦不飲食，皮骨相連，身日日極，身黑，面色萎黃，猶如箜篌，內無有實，肋脊悉現，形有百變，不可觀省。少壯之貌永無復有，猶如老象無所任施，坐臥行步而無有力，亦不能語，雖復貪命，不久在世。當於爾時，天使已至彼所住之處，為設方便，有如是若干變化。彼為法故，寤寐不失其節，如是求解脫，不顧其身。於是便說偈言：

「設我當融爛，　人身分為百，
又無瞋恚想，　眾生至無異。
彼意何可貪？　苦惱無數變，
有計吾我想，　眠與死何異？」

是時，菩薩多聞之時，所謂聞名者，自稱揚其德，最為第一息心，眾人所敬待，志性不亂，所聞能持，聞持具足，亦不忘失，觀察其義，除去憍慢。有如是之業與智相應，今悉聞知。以智無懈倦，恭敬於師長，所願自在；若飢虛者，起大慈悲；降伏大外道，無所罣礙，亦無塵垢；於異剎土現其道行，不為愛欲所染著，起方便意，為世人民欲使解脫。
爾時，菩薩有如是慈心，一切智所因，皆是方便所起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彼聞若干響，　其色無有變，
牢固不久存，　況我今日身？
最初受此法，　有信於世尊，
便生大智慧，　除去諸結使。」

爾時，菩薩行恩之時，識其恩德，亦不忘失，便有是智慧，欲報其恩，造少功德，永以不忘失，亦不永盡，猶如種少穀子，終身不忘失。
昔者菩薩欲求無上道時，在一閑靜之處，有鸚鵡菩薩常處彼樹。爾時，有風吹彼樹木相切磨，磨便有火出，火漸熾盛，遂及山巖。諸生青青樹木火悉焚燒，有欝烟起，色極自熾，亦不時滅，猶如日光。塵烟俱起，大小樹木皆悉被燒，無有遺餘，猶如天地融爛時。須臾之間，聞見者皆為恐怖，所焚燒物隨時便盡，諸樹木皆悉盡。

爾時，菩薩為鸚鵡身，一夜之中便作是思惟：「猶如飛鳥止此樹木，當有返復之心，與彼相應，便起恩意，況當我等長夜處其中，亦不能得滅此火？我今政是時，現其威力。」往詣大海中，以兩翅而取其水，在彼火上而灑其火。或以翅灑，或以口灑，東西馳奔。是時，有神便說此偈：

「此火甚熾盛，　煙雲不可近，
雖有此善心，　亦不能得滅。」

是時，菩薩鸚鵡語彼天言：

「我處此山中，　未曾失其恩，
云何當捨去，　使火燒此林？
今我有此力，　意欲滅此火，
不空居此山，　欲得報其恩。」

爾時，樹神復作是說：

「此鳥有恩慈，　其色甚端正，
此是應人法，　世之所希有。」

爾時，天神作是思惟，便語彼鸚鵡菩薩言：

「知汝有恩慈，　為汝當滅火，
相愍有此心，　我當速滅火。
爾時有大雲，　愍彼鸚鵡故，
今當滅此火，　使彼願獲果。」

況當成等正覺。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如來在彼時，　有此恩慈心，
諸有發歡喜，　天人所供養。
以能到彼岸，　遠離生老病，
篤信已牢固，　統攝十方國。」

爾時，菩薩著袈裟時，為世人軌則，為眾生等變俗就道，此是大幢蓋。如是捨國王、妻子，出家學道，以度諸狐疑。是時，菩薩著袈裟時，有如是增益功德。

曾聞過去三耶三佛遊在園觀，花果茂盛，欲得出家。於彼園中，人民遊行，有佛出世，觀無厭足，人民熾盛，於彼園中無有眾音。著袈裟，三色清明，耳嚮解脫，聲音柔和，壽有限齊，一切自歸。為一切苦故，降伏瞋恚。色如赤銅，盡力喘息，煙風起。見色已，便作是說：「然與我心相應起此心，是我解脫。」
是時，護袈裟有眾功德，捨彼瑕穢，緣是之故便說此偈：

「亦不自識名，　與彼而相應，
亦不善浴洗，　降伏故來此。
速降伏彼果，　割己無所惜，
口作善言教，　必當自壞敗。
雖復作此觀，　與我說是義，
我當惠施彼，　忍此苦惱業。」

已自割己，降伏其心，便作是語，而說此偈：

「莫作苦惱患，　有如是慳嫉，
此果雖復小，　惡報無有限。」

爾時，菩薩樂閑居靜處，於彼園觀清淨無眾亂，亦無眾事。行到彼者皆懷恐怖，心所愛樂。曾聞有仙人所居處，極妙無比，廣說如上。仙人所住處，彼所有眾事皆盡無餘，遠此園觀去。當於爾時未定阿惟三佛，菩薩為兔身。
是時，兔依仙人住，時兔見仙人下山，便以偈語仙人言：

「人身處世間，　極妙無有比，
已得生人間，　應處山林園。
善哉此仙人，　善色面親近，
無有眾瑕惡，　心自能降伏。
殺害之所起，　自知齊限量，
能自降伏心，　無有境界想。

「已捨境界可食我，為出家故求解脫道，心意決了莫捨甘露，去彼悕望意功德。同處山林，有如是三昧，意無眾亂。已處此山林，當樂此山林，如夜月照明、日照於晝，能仁有恩慈，應住此山林。然仙人少壯時，於彼山林中而居住，今年已老，何緣捨此去？」時是仙人便作是語：「自伏其心。」倍復歡喜而作是語：「若仙人去者，誰當樂此住？」

菩薩兔便說此偈：

「我今無此豆，　粳米及餘穀，
心能自降伏，　願住此山林。」

爾時，成阿惟三佛，遂住於彼，照明於世間，樂彼閑居，以是之故，當住彼山林。便說此偈：

「境界甚庠序，　山林行苦業，
常樂居閑靜，　當自思惟行。
解脫身功德，　心意常和悅，
智慧極微妙，　當親近山林。」

爾時，菩薩有此親友之心，常懷慈心，自省所生如實所生，如所聞有山林中，廣說如契經。便作是念：「此山林無有眾果，諸法解脫以忍法解脫。」是時，菩薩長夜之中有此慈心，諸法解脫，於彼人民無所觸嬈。於彼端坐思惟，不移動。鳥巢頂上，覺知鳥在頂上乳，恒恐懷怖，懼卵墜落，身不移動。是時，便觀察，便捨身而行，彼處不動，善慇懃力生，樂攝彼。是時，鳥已生翅，已生翅未能飛，終不捨去。今行此慈竟有何奇？亦不恐怖，眾生亦未曾為。如是自知，便說此偈：

「彼能辦此事，　故于人中大，
亦不觸嬈彼，　此德無有上。
是故彼世尊，　最為第一神，
故在道場處，　功德自備具。」

是時，菩薩行悲時，自有力勢，堪負重擔，求一處所，「一切眾生我當度脫之。」增益功德，於諸苦脫無力者除世愁憂，無救護者為作救護，無悕望者為作悕望，無力勢者為作力勢，諸疾病者為作醫王，為老者示現少壯意，為少者示現有力。
曾聞世尊行道之時，無數比丘前後圍繞。火焚燒園觀時，比丘見大火煙起，各馳走向世尊，或有嘆譽世尊者，於如來前住。
彼諸比丘住如來前觀者，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如我無疇匹，　三世功德具，
以此至誠語，　使惡速休息。」

說是偈已，是火聚火即休息。是時，諸比丘嘆未曾有，皆是世尊之恩力，歡喜於如來，各各嘆說此偈，言未曾有。
世尊告曰：「諸比丘！在一閑靜處，種種境界，若干種色，當於爾時我未成於等正覺，爾時我為桎梏羅瞿也。從彼生已來，年少自在，好施於人，求微妙行。當於爾時，褒荼國界人民熾盛，土地豐熟，多竹林葦，樹木高峻，時火所燒極熾盛，漸及山澤，有如是之變，廣說如契經。爾時，有群鳥眾各各產乳，翅羽未生，或有翅始生者，或有墮地者，或有破頭尾者，亦不堪任飛，或有飢餓者，見彼火熾盛，各欲飛去。我爾時見此火已，亦不護身，無數百千劫功德有如是護心。我爾時於彼清淨便發此心，使此眾生脫此大患。爾時，我便滅此火，火即時滅。我爾時於彼園滅此火、行此悲心，況我今日成大悲？今日火當滅。」於是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由少之所生，　本觀一切變，
一切皆悉壞，　慈哀於眾生。」

彼火即得滅，火滅未久，以智慧明滅世人火。爾時，菩薩為生死故，菩薩欲生時，救濟眾生，觀生苦本。
曾聞空靜山林之中，有烏鹿鴿蛇在彼止。於彼有仙人菩薩常處其中，食果飲水。爾時，烏往詣彼仙人所，在一面立。便作是說：「世有何苦？」爾時烏便作是言：「飢為最苦，由何因緣而生此苦？我等各各自當陳說。身體疲極煩熾，諸根不定，口不能言，耳無所聞，常懷思想，是故飢最為苦。此苦患身火所燒，由此飢饉，此病難療，共相牽連，皆有如是之苦。」是時，鹿便作是語：「驚怖為苦，所謂驚怖者，身在獨處見獵師，常懷驚怖身心之穢，常恐無此身，復畏獵師欲殺害己。此身有何牢？要住無常處，馳走東西。此驚怖者由何而生？常有此念：『彼一切有是行，捨離一切身；我等有此身，常懷驚怖，須臾不寧，皆是本所造壞敗之苦，有如是驚怖。』以是之故，驚怖為苦。」是時，鴿便作是語：「欲最為苦，更樂其中，心境界淨，思惟所處，無脫此欲患。此欲猶如火，亦如脂酥著器，然則熾狂，有所說染著其心，欲火亦復如是，染著其心，消盡其形，增益諸縛，無數劫為欲惑會合，熾然燒人形體。以是之故，欲最為苦。」時蛇便作是語：「瞋恚最為苦，所謂瞋恚者，便傷害人命，無有尊卑，增諸罪根，身體顏色常變易，動有殺意，顰蹙眼赤、牙齒長利，人所惡見；搖頭動身，長息吐毒，身體肌皮純有瞋恚之火，一切世人皆不喜見；常伏空處，飢亦瞋、飽亦瞋，眼視不善，有如是之變。彼猶如火焚燒山澤，此瞋恚火亦復如是，以是故瞋恚為苦。」

爾時，菩薩甚深之智思惟此已，便說此偈：

「一切皆悉苦，　親近其顏色，
生者必有苦，　聽我今所說。
猶如此大患，　苦惱無有限，
一切是生根，　是故生非真。」

若有必成菩薩道者流轉生死，以慈悲喜護愍一切眾生，以捷疾之智無所罣礙，有勇猛意修一切智，無懈倦之心，教化無有狐疑，常懷等見，志性牢固不可沮壞，得彼氣味不失其志，有力堪任分別諸法，亦不毀漏。彼成大智慧，施意解脫，無變悔心，一切惠施。如濕鞞國王，常修淨行，未曾懈倦；如摩訶提披王，忍力具足；如忍神仙，戒不缺漏；如布賴多學士，常樂出家，顏色和悅。若復於愛敬之中意無染著，如大須達施那王，遊化世俗；瞿頻陀王，愛樂於法；如鬱多羅摩納，樂閑靜之處，為伎樂聲響清徹；如善覺菩薩，在大眾中為師子吼，皆得解脫，至泥洹界。諸功德具足，必成於道，倍益諸德，成菩薩行。
於是，便說此偈曰：

「倍無傷害意，　菩薩功德淨，
已志性牢固，　如日放光明。
愛樂如是法，　福田無有穢，
愍彼世人民，　故說如是業。」

是時，菩薩不懷恐怖，從兜術天降神，觀有為行無常，心無亂想，常自觀察，知所從生處，亦復自知更不受胎。有是真諦，究竟其原，心無染著。降母胎中，住彼處所，亦無亂想。於彼觀犯戒為惡行、持戒為清淨，亦無染著。於胎之中無不淨行，猶如蓮花不染著水。於彼多起道意已，有此智慧，諸天子常衛護，兜術諸天遞來宿衛，現婬不淨行樂修梵行。自從菩薩降母胎中，夫人之身未曾有穢。菩薩戒行極為清淨，心無傷害之意，施行立誓，審諦至誠，欲出於家，大尊妙神天子皆悉扶持，胎淨無惱。若舉足行七步，時懷出家意，即觀四方：「今當向何方便無眾苦？」香汁浴洗，自然有香池，皆是前世功德所致。天雨優鉢、拘文羅花而供如來，於是便說偈言：

「無數世勞勤，　救彼眾生故，
轉輪無有量，　天人得安隱。

諸有天伎樂，　皆得歡喜心，
香輪在前轉，　降伏眾魔怨。」

彼時菩薩從兜術天降神時，梵天眾皆悉侍從，若世尊人民天眾圍繞時，此是第一相。若菩薩從兜術天降神，地為大動，若世尊覺悟眾生塵勞，無有雜穢，此初瑞應地為大動，彼眾生之類塵勞永不生，最第一樂，是初瑞應。若菩薩從兜術天降神時，有大光明照世間界，是智慧光明相初瑞應，諸幽冥之處皆悉見明，亦是智慧之相。若菩薩初生時舉足行七步，此七覺意之瑞應。是時菩薩觀察四方時，此是四賢聖諦之瑞應。是時菩薩大笑時，現度人之瑞應。是時菩薩夢見以此世界為床，須彌山為机，手脚垂四海之外，此是世有常之想，此是甘露法味之瑞應；復夢緹隸迦樹生齊上，覆三千世界，此是道場之瑞應，天人所尊敬；夢見眾多飛鳥周匝圍繞，皆同一色，現眾成就之瑞應；夢見蟲頭黑身白，現優婆塞眾成就之瑞應；復夢見山頂上行，現得利不慳之瑞應。
於是便說偈曰：

「瑞應未曾有，　彼有大功德，
起者必當滅，　苦樂之所更。
見彼皆歡喜，　必當有佛出，
如日除雲霧，　無復有眾塵。」

是時，菩薩志性不可迴轉，如所說，如月初出於幽冥處，眾人所敬，即從座起，欲得出家，是時便起此心：「此最後有斯三更樂。」是時，菩薩從高床下，爾時亦起是意：「此最是高廣之床。」如菩薩出城門時，是時便作是念：「我不得道，終不歸還。」猶如菩薩解瓔珞以授車匿，爾時復作是念：「計此寶衣，最是我後所有。」若復菩薩以馬授車匿，是時亦作是念：「此是我後所乘馬。」是時，菩薩右手執刀，自剃頭髮，是時菩薩復作是念：「最是我遺餘鬚髮。」是時，菩薩以寶衣貿鹿皮用作袈裟，是時菩薩復作是念：「最是我應所著衣。」若復菩薩在道場坐，是時復作是念：「我不解加趺坐，不逮一切智，不起于座。」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積德從小起，　當獲無量福，
猶水涕漸漲，　必成大江河。
觀此若干類，　有為行所造，
應食甘露味，　消滅諸惡毒。」

一切智成等正覺時，觀世無常、苦、空。彼已成等正覺，無有眾惱所可因緣。成等正覺，起者皆悉歸滅，知一切死者與彼生相應，皆悉覺知。是時分別眼識，作如是覺知，高下隨眾生所為、境界所有。智已辦，無有狐疑，於彼覺知本因緣，等正覺，無有邊幅。爾時，有眾智生覺知有道流布世間、覺知道不可移動，是時盡越一切苦，一一分別境界。若於一劫、若百劫、若百千劫意流轉，不可移動，無染著，意亦不亂，智慧無量，亦不捨智慧，意善分別。遊境界裏，求其方便，果報無量，智慧悉具足，一切無有罣礙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覺一切物，　亦無有量，　來往周旋，
無所罣礙。　悉覺一切，　最勝所觀，
除三界苦，　當照世間。　誰能分別？
唯佛能解。　欲求微妙，　當求如來。
如來隨時，　與彼相應，　所當成就，
無有退轉。」

爾時，世尊獨遊無侶，亦無有師，功德無量，欲訓誨眾生，於佛法眾皆悉成，一智成就，成等正覺，最尊微妙無等者。覺知一切塵勞所趣根本，一切皆悉成。念不移動，以智分別一切法，度以一切結使，微妙最為第一，暢說一切行，故曰一切智；已有一切智，專其一心，解一切法，斷一切結使，故曰一切滅；除去有，無有愛，亦無有伴侶，一切功德智成就，等擁護一切眾生，如父母愛子，展轉功德力成就，無貪憍慢，故曰最勝。布現八賢聖道而轉法輪，彼喻如影，不在日前、在闇前，此亦如是，一切結使不與道共相應，是故而轉法輪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一一功德具，　彼不可限量，
況色不思議，　一切相具足。
猶如月光明，　而照幽冥中，
眾寶集于海，　釋種德亦爾。」

觀諸緣起已，智度十二因緣。塵垢牢固，起愛著之智，意馳其心中，或起有漏智，造諸苦行而得出要道，知欲滅諸結使故，無有苦樂之想、休息之想。智以無我，故得增益；智與共相應，識身心空；智欲降伏少壯之意、染著其心，起依猗智；自省決了，滅諸結

使，起明慧智；欲降伏結使，起伏息智；欲度彼岸故，起輕舉智；自稱其身覺眾生，以諦挍授，起滅盡智；緣彼諦思惟，有諸微妙禪，以彼思惟故，起度彼岸智。彼心得悕望，餘者亦得悕望，悉同其迹。意有所猗，而逮智慧；四大休止處，思惟與相類，趣到彼岸，得天耳智；等度彼境界，同其一行已，得等度彼岸，得天鼻智；依彼識欲，有分別智，知他人心智；所念悉清淨，有所修行，欲化眾生故，便得自識宿命智；為彼善色故，敷示四大，便得天眼智；心有所覺，觀察戒清淨，得誓願智；大神仙功德，彼三昧種子所生，度諸三昧界，欲長益彼故，眾生歡喜，便得究竟智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種種人思念，　親近現在前，
分別種種法，　以示大神仙。
當覺知彼業，　以捨諸塵蓋，
悉達觀察心，　善哉人中上。」

彼如實而無有愛欲，不與彼愛欲相應，亦無瞋恚及殺害之意；亦無愚癡，覺知彼病；亦無諛諂，常懷柔和；亦不自嘆譽，語出善教；亦無有想，除去悕望之想；亦無彼此之心，不傷害彼人，自得解脫，無所適莫。有慈哀心，所為皆悉辦，非為無慈心；有悲心，無雜穢想，亦有護心，欲等度護眾生故，有空心，禁戒具足；有無願心，智慧潤澤；有無想心，亦無所染，亦無調戲。為世人民不離調戲、避諸惡業，而說法教。禁戒成就，無所缺漏；三昧成就，定不移動；智慧成就，皆悉至彼岸。十力具足，無能勝者，得四無所畏，無怯弱心，獨步三界，於大眾中而師子吼。
於是便說此偈言：

「猶如此大海，　廣博極微妙，
十力一切德，　智者之所觀。
猶如此大海，　瀾波搖動時，
有人立彼岸，　不究其功德。」

僧伽羅剎所集經卷上

僧伽羅剎所集經卷中

符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等譯

爾時，世尊云何分別生城？所謂盡生、無生，斷塹、度血岸及諸木柵。愛欲所由牢固，染著愚癡。愚癡為城，無慚無愧圍繞，迹無缺漏。五蓋為門，覆蔽眾生，種種愛欲充滿，瞋恚車無數。種種眾圍繞，堅憍慢幢，吹闇冥螺，遊行東西，種種邪見纏絡其身。自受持相，作如是諦思惟：「眾生種種園觀極微妙，心娛樂其中，樂到彼處；或到飢饉處，是所求樂，商人所行。已度境界，行到彼處，利養解脫，後世有果。盛熱、寒暑、風雨，遭此苦厄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有是苦惱，當屬死生，向一切趣，猶如彼船隨水東西。」於彼中而作是意：「狐疑難可入，不與共合，亦不可與鬪。」
爾時，世尊以三昧觀如是力，難可沮壞，到彼境界，彼死處悉滅盡，一切吉利，無有為行。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生國有眾想，　已度拔濟河，
彼塹血滿中，　猶海深無底。
三世聞聲響，　愚城所圍繞，
世尊觀彼時，　以權智往壞。」

爾時，世尊云何降伏魔眾？所謂於八解浴池洗，善行無染著，漸至解脫門。善無上言教，等與住止宿，名稱遠聞。著慚愧衣，空、無願、無相以為寶冠，忍力具足，顏常和悅，面滿充盈，布現賢聖八道，種種香熏，著若干種衣。本已覺結使為穢，乘禁戒車，等見導引前，功德圍繞，以智慧力御彼車，專念不移，以善覺悟彼眾生，三界聞其教，皆本行所追逮。以意止為鎧，手執法幢，揮智慧刀，以善想為拂，以十力、無畏吹彼法螺，以神足之力於三千世而得自在，善分別七財，四辯才不可窮盡，若結使起，即能使滅。惠施財業百千萬倍不可稱計，猶如大象莊嚴其身。攝取眾生安處善業。師子奮迅，意無怯弱而開法門，或現驚怖，或現剛強，內無瞋恚，獲大財寶。猶羅剎鬼露現牙爪，有如是形狀，不別眷屬，或現猫狐，或現魔眾，或師子頭虎身，或七步蛇，或跱立欲相傷害，瞋火熾然，或擔山吐火，若干種變。其中或有狗犬者懷憍慢，或一身兩頭，或弄舌張目，或身長頸短，或金翅鳥形，手執刀杖，或執輪杵，或師子吼欲傷害人，作如是變怪，或犛牛形狀者，鳩槃荼形，手執大火炎，皆著鎧，眼赤光出，擎大火炎，求其方便，欲相傷害。彼羅剎者皆有兩翅，種種鳴鼓，聲若干種，滿虛空中，有如此

鈴，嬰頸猶如厭鬼，或童子形手執鐵輪，種種惡行，若干種狀，猶如海神手執日月，以智慧刀降伏彼怨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結盡無恐畏，　長夜樂其中，
種種色形變，　種種色無窮。
起如是之變，　亦本所造業，
手執智慧刀，　即能降伏之。」

是時，世尊云何度灰河？所謂度灰河時，除去悕望及瞋恚，思惟彼灰河皆悉不淨，種種之想皆悉除捨，緣彼若干種永盡無餘，所觀察微妙，時不可過，渡生死海，合會難度，皆是古昔所造行。意所愛樂，伽捨、救捨(二種草)順水而流，斷其悕望，除去愁樹、岸邊饒草。如是身所造行，樹木茂盛，種種啼哭，百千種不善行所造。手執石亦是不善行所為，猶彼海中有蟲，復往求樂處，為欲所迴轉，傷害境界，瞋恚熾盛，眼如赤銅。心修清淨，欲想盈滿，而成灰河及諸坑渠峻難。色聲香味細滑，皆是有漏劍戟，悉布彼地。有大幽冥，亦無光澤，依彼隨流上下。如是之河，爾時世尊菩薩無量生死中，皆欲遠離，便起是心：「此灰河甚為嶮難，刺布其地，極幽冥，無有光明，如此人眾順流於彼，我今當斷其流。」作如是誓願已，而求方便，以法忍為世作軌，倍復作方便，等度禁戒地，以此安處；以四賢聖諦觀察四方，分別決了；以無漏等見山踞生死岸；已踞彼生死岸，至善業、等業、等方便、娛樂三昧；八賢聖道皆悉分別已，欲至彼岸，以神足之力，五根亦無所畏，以涅槃之處，於彼止住，解脫、禪、三昧眾華茂盛，不出無為者覺知分別。
是時，世尊為契經者錠光佛之印，一切華無上(佛名)、毘婆施(隨葉佛)生彼種姓家，堪任說法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有力無有限，　當懷恐懼心，
灰河深無底，　愚者樂遊彼。
爾時世尊力，　度彼沒溺者，
已到安隱處，　為人說其要。」

大商人本誓願成就，志性柔和，依種種功德而自嚴身，隨時適化，為眾生類觀結使根本，獲智慧，降伏彼惡，使就善，隨時智成就。善觀諸根，法常微妙，善依彼智，善問智成就。恭敬忍，善說第一法，彼義說法，義辯善成就，賢聖究竟智成就，法辯成就。所謂義

辯者，名身、句身、味身皆悉分別若干種聲。彼辯才義善，猶如此名身、句身、味身，皆使趣善；音響辯才善，於此三辯才與共相應。解脫三昧於道迴轉，善知他心智成就。彼有所授決，亦不移動，先問其義，說無礙法，使趣一智慧道。彼皆成就，授決成就，無處智成就，善趣一切諸法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有現智慧寶，　亦說諸義辯，
淡泊無佛等，　功德亦無雙。
本去心無來，　安使作淨慧，
以救世俗業，　為世開甘露。」

爾時，世尊云何說法？所謂隨前所求皆悉充足，為說解脫德義，如實不虛，味盡具足。隨其時節，漸漸與相應義，中間皆悉分別，前後與共相應，種種若干界隨如意說，應前人器。諸法義有勇猛意、有諸智變化、有果實，分別法界無有限量。一切智所為，起如是法，亦無所猗，除去悕望，覺法行業，亦不自稱譽。與眾生說法，解諸病本末，三意止成就；不懷悕望，攝取彼眾。嘆未曾有，天人所供恭敬，善住彼處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如彼永滅法，　最勝口所宣，
善說牢固行，　智慧等無量。
彼是甘露味，　外不受塵垢，
已練諸瑕穢，　亦無雜惡患。」

彼無有穢惡，除去愚癡，意性清淨，以捨外事，當成佛眼。意無所著，亦無瘡痍，以過心意，不造過去。彼以休息，皆悉平正，心不移動，得第一義。一身苦行，彼行造若干身，亦無眾想。於聲聞中或以天耳聞聲，彼無所持；於世俗中起知他人心智，種種有為行，不以為勞。以眾生故，自識無數宿命之事，如今娛樂一切色行，或以天眼觀色，眾想亦不移動。諸結已滅，已現非義，以苦誓願故，亦不造悕望，休息清淨。彼智不堅住識處，欲已盡，彼以般涅槃義流布世間，內自依猗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意無有愚癡，　寂然無眾行，
佛所覺意業，　是故我歸命。

為彼人說法，　清淨無瑕穢，
遊彼園觀間，　及諸隱學處。」

爾時，世尊謂是福田，依彼福田，有所悕望。猶如依麥，謂麥田、稻田，彼佛世尊亦復如是，依福田故，故曰福田，以是故號曰福田。若干百千行成就此福田，智慧根所生，思惟等業已度到彼岸。依彼而說法，無起滅之想，亦無彼此心，除去斷滅等見，等志無彼等見想，等志吐妙言，身等善，無惡嚮，亦無有染污，等成就身，亦無疾患，等見生，等語成就，命成就，以歡喜果故，彼一切時盡微妙，無有上，於眾會上最為第一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福為第一田，　無數劫清淨，
愚者不觀察，　彼則墮盲冥。
諸有好信者，　受施能消滅，
今以安處住，　必還安隱處。」

說世最希有出現，猶如優曇鉢，甚奇甚特。荷負眾勞，嘆未曾有出現於世中間，有如此勤勞，有此未曾有出現於世，甚奇無與等。有大道生，亦不依辟支佛，等不等處有如是生，猶如日出不擇坑渠悉照，有如是大智慧而照。極淨福田生，如是增益天眾，善行所致。如是出世，益眾生類，布現教誡，無明闇蔽永盡無餘。欲布現道，解脫生死各各相依倚，猶彼眾生有形之類皆悉莊嚴。是時，眾生極被潤澤，第一眾得成，與解脫相應。因道迹，諸惡已息，思眾生類，與說法味，作諸橋梁，度彼人民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其有眾生類，　觀察如來者，
皆發歡喜心，　即得離世患。
第一微妙福，　娛樂親屬眾，
發趣涅槃道，　寂然得解脫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此解脫，於彼愛欲諸蓋，心不與相應，故曰解脫也。彼精進亦不懈怠，所生根本數數修習，清淨無瑕，功德不可限量。不斷解脫境，分別因緣，亦不起法想；所願充滿，亦無有嫉妒心。諸垢永盡，度諸塵結，以智不處生死，亦不捨之。智慧解脫分別，猶秋月照明，幽冥處皆使有光；猶如流水，樹木皆悉潤澤，隨時敷

華；猶彼水駛流，沫隨水迴轉，所生至到處皆悉充滿。世尊亦復如是，無餘涅槃解脫駛流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佛能滅眾惡，　解脫最為妙，
除闇現照曜，　如月星中明，
晝與夜無異，　常住不移動，
既得解脫法，　智慧照現彼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是盡智，分別盡智，「我已知苦，習已除，以盡為證，而修行道。」作如歎說。本所造行，療治彼疾；婬怒憍慢，究盡其原，以等智滅婬欲。此是涅槃之智，如實不虛。譬如有人受眾苦惱無能度，彼人亦不可療治、現病原本。
便作是念：「境界微妙，如是所生皆悉修行，除去陰蓋，斷諸結使。譬如有力之士種諸病根無能當者，未起方便意，彼亦不可療治。
「有如是患婬怒癡，以盡智使得歡喜。猶如有人常畏嶮難之處，彼有種種苦惱疹疾，彼若見一浴池清淨，無有塵垢，挾池兩邊有清涼風起，魚龍遊戲，視水見底，虛空清淨，亦無雲曀，優鉢、拘文陀華悉滿其中，枝葉華實皆悉在水中生，有是種種微妙樹生其中，若有見者皆懷歡喜心；然此人於彼浴池除去苦惱，亦無飢渴，得是歡樂，所為已辦；於彼浴池底有微風起，觀察是時，若於彼若坐若臥。彼世尊亦復如是，本所造婬怒癡皆悉除盡，於生死原現如是浴池。
「何者於三界所生眾生拔濟苦惱，皆悉成就，以為橋梁；復以等見，猶彼清涼浴池；等三昧清淨，未曾有移動；等志，猶彼魚龍；等解脫，顏色無比；等方便，猶彼優鉢、拘文陀華，觀無有厭；等念智慧，猶彼重雲，世俗三昧不以經心？大眾圍繞，若得彼浴池，甚愛歡喜，彼於法浴池中洗浴若飲，所有婬怒癡永無有餘，亦無眾患，亦無飢渴。成就如此法，復以斯法惠施眾生，至涅槃所，所作已辦，亦無恐畏，到安隱解脫處，念樂至無餘涅槃界，復以善法使眾生共？」是時，佛世尊坐不移動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日夜所造行，　欲使眾生安，
究竟懷歡喜，　無有若干苦。
況當長在世，　眾患常逼己，
不以苦盡智，　離俗至彼道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無生智。所謂彼無生智者：我以知苦，更不復盡苦；以盡習，更不復除習；以盡為證，更不復作證；以行修道，更不復修道。以是之故，名曰無生智也。是故無生智，彼智大功德，大事興，滅本末，猶如種穀子，隨時溉灌，與共相應，稍稍長大，隨時茂盛，或時不生。世尊亦復如是，識子為智火所燒，各各與相應，除生死原，識處無欲，亦不常住，諸行已盡，於其中間所起心垢不可思議，心所造，更亦不造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諸起無生智，　諸佛所擁護，
覺知苦原本，　起諸苦惱患。
彼智無怯弱，　清淨而無瑕，
於彼坐道場，　無起無滅意。」

爾時，世尊布現於戒，起諸村落城郭人民，皆使奉持，禁戒具足。其有犯者，不與彼相應，消滅惡心，與彼相應，與十善行相應，使淨眾生盡同功德。如是眾德成就，在眾有是功德，無眾亂想，於中力勤行。前所誓願皆使獲果，不歡喜者皆使歡喜；前於諸佛所造功德得歡喜者，重令修行。未曾有出世，降伏外道，解脫功德，為慚愧者皆安隱之。已威儀禮節故，於現法中而盡有漏，斷其根本，更盡餘漏而不復生，與道相應。作如是說：「使梵行久住，天人得安隱。」彼教誡語，皆悉受誦，諸比丘隨其所犯，皆悉避之，作如是語：「已盡擁護，猶如孔雀擁毛、犛牛護尾。」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如來結禁戒，　為法而布現，
第一樂奉行，　猶如戴天冠。
設有住彼者，　得此三昧意，
無有犯此者，　如海不過際。」

是時，世尊有如是微妙之首，牢堅無缺漏，視之無厭，不可沮壞，猶如圍蓋。觀肉髻相無比，無有能見其頂者，無有能攝其相。彼有微妙眉髮善生善分別者，髮細青色、極微妙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釋梵及世人，　盡集觀生時，
皆悉在其上，　無能見其頂。

本不起輕慢，　得為釋師子，
由此行報故，　得是頂上相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是微妙之髮善生在頂上，各各軟細而生，無有參差，亦不亂錯，各各齊等，螺文右旋，諸相具足，善住如是色相，極軟細，熾耀光生，其光徹照，無與彼等者。猶如藕莖，絲極軟細，無能度其上者，亦不可沮壞。其有眼見者，皆獲安隱福，最為第一善。香種種熏，皆是眾行具足，有如是相，滿行所行，成無上等正覺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軟細無長短，　髮如紺青色，
如來顏清淨，　如夜清月現。
種種香遠布，　聞香悉分別，
細軟風吹香，　猶彼羅栴檀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如是額，牢固如金剛，極平正，亦無有皺，方正。其有覩者，皆懷歡喜而無厭足，亦不點污，亦無白黑，處所充滿，所行業不缺漏，見者歡喜無害意，眼淨無瑕。眾人見者，一切吉祥；無數百千行所成辦，然後得如來額。
爾時即說此偈：

「微妙極清淨，　盡脫諸惡行，
佛額不思議，　如象牙在水。
彼所說言教，　如來額無比，
如虛空清淨，　人見皆歡喜。」

是時，如來有眉間相，最明曜，處面門中。猶牛乳色，極軟細；猶如白縑練，白雪色；如日初出、如拘文陀花，色極白無比；如秋時月，極清明淨。右旋亦不太高，亦不太下，一切無罣礙。其有覩相，無有眾病。長與肘等，極微妙色、不思議。放光已，還復其處。皆是本行所造，猶如此面微妙，於大眾中而說法教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種種百行造，　如來眉間相，
此是福良田，　亦是本行報。
不麤亦不細，　右旋色微妙，
出相與肘等，　三世無不見。

如來眉間相，　清淨無眾瑕，
猶如安明山，　於眾山第一。
於諸法自在，　能淨眾生類，
如是面滿相，　無過眉間相。
彼色行所造，　解脫無有比，
已滅意垢火，　眾生同其淨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如是微妙清淨之眼，猶如彼百葉華色，華葉各離，無幽不照，猶如虛空、優鉢青、文陀羅花色，眼睫極白，猶如鴈王而無有異，極白無比最為第一。觀四方剎，皆悉見之，於其中間皆悉見彼剎，有形之類皆悉分別。彼無有欲，亦不卒暴；無有瞋恚，亦不與瞋恚相應。觀彼剎土善惡之行，所有微妙之事亦能觀察，亦無恐懼驚怖之心。修行慈得悲，不邪視，於一切眾生亦修喜，無有厭足，以守護諸善法，一一分別法，遍滿一切剎。彼作如是知、觀，無有惡，無懈怠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眼淨極微妙，　一切不可沮，
百福之所造，　然後成如來。
善法極清淨，　亦無有眾惱，
面色如天王，　是甘露出現。
法相亦具足，　亦無眾惱患，
亦如彼明鏡，　面像於中現。
觀彼眾生處，　視之無厭足，
然後成正覺，　演說甘露法。」

是時，世尊有如是微妙鼻。本無數百千劫生中，起是種種智慧，皆悉分別。於生死處拔情愛刺，欲度到彼岸，欲拔一切愛刺，為世人民勤行如是苦行，以惠施人，或以戒而度脫人，皆是本所造，一切義具足，無雜穢，療治瘡痍。猶如金聚色，最第一明。欲得到彼處者，心所愛樂，亦無欺詐，於彼布現一切，取要行所造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微妙無雜穢，　如來鼻第一，
猶如鸚鵡[口*(隹/乃)]，　是故歸命之。
當在面門中，　眾生所宗仰，
彼鼻如是妙，　如賴頻陀花(似鸚鵡)。」

是時，世尊有如是齒，無缺漏，平正無高下，猶如白雪螺色，亦如彼拘文陀羅花色。有此微妙色，極清淨行具足，有光明，悉脫諸惡行，猶如金剛不可沮壞牢固。如來齒四十，上下各四牙，齒上有千輻輪相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如來齒平正，　說法極微妙，
無缺無落墮，　猶彼提勒華。
眼淨極微妙，　善色無變易，
釋種種此德，　方齒四十具。」

是時，世尊有如是廣長舌。未曾有虛，善色不可壞，如阿舒伽樹華(無憂)；猶蓮華葉，極軟細滑。亦無麤言獷語，除去婬怒癡患，生安詳處，歡喜愛樂，禁戒成就。有所宣說，無不得度者，以法智濟拔貧窮，於想味、婬怒癡得解脫，皆是本行所造。如來舌相皆悉覆面，甚奇甚特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百福所造行，　如來舌第一，
齒脣悉平正，　常吐甘露法。
若得若干味，　妙色及不妙，
悉能分別味，　次第不失序。」

如來是時有如是言教，說有漏行，善音響無麤獷，言辭功德等具足。功德無量，有常無常行，志性無怯弱，甚深無底，色最第一。所說言教，終無有煩，義義相應，現本緣起，善分別法，方便隨時教化眾生。無有瞋恚，自莊嚴身，息意為樂，供養智者，嘆譽名稱，各與相類，猶如鴻鳥樂彼淵池。諸有遭百千苦惱者，皆救濟之；使眾生類悉得歡喜，於生、老、病、死度到彼岸，無悕望想，得最勝行，心無眾結，現諸善行，得未曾有行；以船渡水，無有恐怖，度一切生死，嘆譽禪德功德微妙；壽命滅，心意至涅槃界，得甘露法。滅一切生死原，指授善惡，聞者不懷怖，如光不可蔽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以法御示現，　供養佛所行，
以忍之力勢，　如彼華開敷，
飽食甘露味，　盲冥不度彼，
能食此甘露，　得度生死地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如是響，所說功德亦無麤獷，猶鶖鞞鳥音極微妙，聲徹四方，展轉聞教。於眾生類有是力勢，亦不出眾外，皆悉聞淨聲，悉是本行所作，如梵音、如哀鸞。爾時，聞有五種聲，甚深無底，所有言教降伏外眾，猶如彼龍改本所習。往古有如是色，極妙，無怯弱，若以眼觀察而知之，無所染著。息心與味相應，數數息心無厭足，亦不相違，不與瞋恚相應，此皆行報功德所致，故曰樂沙門。有如是心，依彼心有如是五種。曾聞水流聲，聞已歡喜，況當今聞如來言教，長益善根，聞音響歡喜，長益解脫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聲響柔和好，　佛音息心樂，
善勝來聽教，　功德無有量。
諸有聞音響，　本行之所生，
已能覺知彼，　降五百孔雀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如是面，甚清淨、無瑕穢、極端正、無比善。眼觀無厭，耳垂[耳*垂]，脣如朱火，色如天真金，齒極白、微妙無極，平滿無點污，亦無瘡瘢，亦無愁憂，無有眾惱，覩者皆歡喜。其功德不可稱量，有第一香，本所造行猶如月滿，極淨無瑕穢，最尊第一。若結加趺坐，與大眾說法，前後坐者皆見其面；若從禪起，先與眾說法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一切歡喜樂，　欲覩如來色，
以得見如來，　猶彼月盛滿。
得利第一樂，　無過如來眾，
三五月盛滿，　等說如來樂。」

是時，世尊有如是頭，善生牢固，極端政無比，無有高下，與自身相相稱，色最第一，猶彼那羅延天八臂力不可盡滅，彼處所與金色相類，彼相最微妙，善色極妙，一切無罣礙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滿足最微妙，　漸漸緣彼行，
如來有此頭，　釋種幢無比。
一切無能害，　發意於如來，
三界眾生類，　歎彼如來德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如是臂，善生無比，如彼須彌山，肩亦微妙，無與等者。無高無下，極軟細。猶彼娑盧樹王，軟細不可害；如瞻蔔華，軟細不麤。所生軟毛色極青，各各右旋極軟細，一切觀者皆獲歡喜。極微妙申手降伏魔，「地證知我。」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猶世伽鳩樹，　降伏諸魔眾，
譬如金剛杵，　是故歸命佛。
為三界唱導，　為法所光照，
彼意無有量，　歸命最勝前。」

是時，世尊有如是手，極自柔軟，善生無比，亦不壞敗，無缺漏泄，具足滿，猶高山峻。手有千輪相，指間連膜，爪極白淨，如日放光，如優鉢華皆悉敷，華葉軟細。若說法時，眾生聞者無不得度，言常隨時。於本所造生處，光明徹照，手掌解脫，若得慈悲，尋光明來，皆悉得度。善分別眾生，遠惡就善，與眾生說法。於本生處得慈悲喜護，欲除不善行，修諸善行，告眾生曰：「一切皆苦，莫受彼塵垢，厭患生死，眾生清淨。」使得悕望，欲除彼幻惑。
若彼坐禪時，一切魔眾皆趣彼所——種種車乘，騾驢、駱駝、象馬、犛牛、禽獸、師子、狗、猪、羊，或作馬頭；種種形狀，帶刀、張弓、執箭，或撞鐘、鳴鼓——盡作魔眾形，欲來害三佛。是時，世尊以指按地，此地太好山林、城郭、泉源、浴池，種種泉源皆有珍寶，滿彼浴池，或盛金鉢中，有力人扣彼鉢，便有聲出。手撫法輪，極妙無比，於是拜手佛。
便說此偈：

「第一清淨業，　轉無上法輪，
如來手微妙，　極妙無有上。
彼手應撫轉，　法輪處在一，
不見彼住處，　不見有試者。
若轉法輪時，　隨彼眾生義，
以轉此法輪，　眾生得安隱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如是身，極方正，無缺漏，禁戒成就。如師子臆，功德纏絡，上下相稱；如優鉢華色，亦不壞敗。甚深行時，右旋不高不下，極軟微妙；皮毛皆右旋，倍微妙無比，猶瞻蔔迦極香，亦不

少，亦不老；無有不與彼相應。不與瞋恚相應，諸根具足，世未曾有，漸牢固，極微妙，不緩不急。金剛之體，善分別眾生，其有見者皆發歡喜心，觀無厭足。圓光七尺，猶安明山；在大眾中猶若象王，於象眾中最為第一；猶那羅延王，一切無能害者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於百劫造行，　得為人中上，
今得此色身，　今亦無與等。
以滅婬怒癡，　諸惡永以息，
是故今稽首，　使我後亦爾。
設起婬怒癡，　尋時能使滅，
今觀佛顏色，　身無眾惱患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是儜髀，上下俱等，善生微妙無比，無不平處。使人歡喜，與身相應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儜髀清淨妙，　第一無有比，
其有覩見者，　無有諸瑕穢。
微妙生軟毛，　善住如金色，
更不受餘趣，　觀此最妙色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此[蹲-酋+(十/田/厶)]腸，如是生圓，漸漸儜細，與身相稱。如鹿[蹲-酋+(十/田/厶)]腸，善光清淨，無與等者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如來[蹲-酋+(十/田/厶)]微妙，　色亦無有比，
當觀一切相，　一一難稱量。
當覺彼如是，　一切世所稱，
設當滅度後，　是故歸命[跳-兆+專]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如是足，行步安詳，善住不移，亦不搖動，極微妙。細足指長，百福相具，作如是苦行，然後得之。往詣道場，為世人故，欲度脫之。其有聞音者，猶彼龍王善眼不移動，於彼三耶三佛所行功德，功德百千倍，瓔珞微妙，光影無比，從此以來有如是功德故。
拜手說偈：

「愛念不可害，　今禮世尊足，
亦禮如來頂，　如來解脫眾，
其有得此信，　於彼最勝前，
白分極細滑，　是故歸命尊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如是輪，極圓，亦無雜穢，亦無麤獷；甚深，有千輻輪，其響柔和。身具足滿，諸根不缺，造大行業，以四方事轉輪相，境界具足，(二)無怯弱心。(三)猶如須輪以手障月而無有光，(四)設放輪便有大光，猶如春時無有塵埃，虛空之中亦無雲塵，爾時，於夜半無有結使(月病)，月放大光，此亦如是。轉輪聖王本無如來之相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人生壽百年，　常滅其時節，
有是聖輪相，　猶彼蓮花敷，
亦如安明山，　第一無有比，
種福之所致，　如來所修行。
於彼釋宮殿，　來告今已至，
諸天所嗟嘆，　如來應轉輪。
若能覺知此，　觀彼少處所，
各各有一心，　無有能過佛。
志性甚牢固，　放光悉徹照，
日輪所照處，　普度眾生類。」

爾時，世尊作如是遊步，先舉右足蹈地，不遲不疾。行步平正，亦不卒暴，猶彼象王而無有異；行步堅固，世尊身不搖動，猶那羅延天。是時，世尊諸有高者為下、下者為高，諸有小戶自然廣大，如來身體未曾屈申，皆是前世無憍慢心；諸有樂器，不鼓自鳴；諸有蠕動之類，皆獲安隱，皆是前世修行慈心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彼有大神妙，　無畏有此德，
住處受善色，　破壞剛強者。
彼已捨憍慢，　最覺自所覺，
無愛欲微妙，　住處受行報。」◎

◎爾時，世尊有如是迹，千輻相輪現極微妙，諸根具足，色甚奇無比，於人中最第一，生諸歡喜，百千劫所作行福所致。無麤獷，除

去婬怒癡；本所作行無有偽諂、無有眾惡，不與癡相應、不造癡行，有如是名稱。志性質直，所作無悕望，不懷狐疑。意有所滅，除去悕望，行無缺漏，心無彼此，功德遍具足，十力成就，除一切患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最勝有此德，　種種行所作，
分別行地業，　如日出照明。
彼輪隱地現，　心意所觀察，
當自歸命佛，　如是以印地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笑，作如是因緣，本行所造，愍彼眾生故，便現如是笑。是時，世尊笑時有是第一柔軟極淨微妙所聞經耳。見佛笑無塵垢，清淨無瑕，本所修行亦無虛言，猶如優鉢、瞻伏華，有種種香布，現甘露語，種種光第一微妙，心能分別。
爾時，世尊身作黃金色，猶高山峻，繞彼三匝，生阿迦膩吒所。於彼天宮諸得信者，承受如來教誡，無所違失，展轉相告，便歡喜於如來，爾時世尊本所造行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青黃種種色，　口演禁戒光，
出要如來身，　天人所供養。
如來眉間相，　三因緣無比，
至阿迦膩吒，　來至如來所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如是光，皆是本行所造。身後有是光，極妙善、解脫光、最第一。身體有光，見者歡喜，種種光明瓔珞其身。諸有塵煙、羅睺阿須倫所不能障，五結解脫，除去愚癡。爾時，世尊現甘露，使彼眾生得遇此味，自然神足不可思議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身體善解脫，　無有能沮壞，
十力有此光，　愚者所不見。
如來有神足，　示現眾生等，
大光蔽日明，　是故歸命光。」

爾時，世尊著如是衣，不高不下，隨時著衣，滅生死原，草穢不著，衣服境和悅，所至到處，皆悉歡喜。有如是果實，是故尊者難

陀衣常鮮明，及諸比丘在世尊側著僧伽梨，無有能污如來衣者。是時，尊者難陀嘆未曾有，往白世尊，欲知著衣之法。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難陀！本無如來，長夜出世？云何除眾生婬怒癡垢，永盡無餘？」便隨彼教，設當作是成就者，隨藍風不能動此衣，塵垢不染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如來所著衣，　自覆身形體，
蓮華不著垢，　此衣亦如是。
若隨藍風起，　力勢難可制，
欲動如來衣，　誰勝十力者？」

爾時，世尊如是乞求諸豪尊家，不擇卑賤，皆悉周遍。無有邪命，不俯食，不瞻星宿、卜 問、仰食，不受信使往彼食，不觀四方食，不呪術、幻惑食，不田業依倚食。所以乞者，救濟彼故，無希望意，不染著食。爾時，世尊食無有更樂所有染著，觀如是業而受彼食，亦不貪著，無婬怒癡，亦無迷惑，除迷惑心，皆捨離染著心，不與共俱。以捨彼欲愛，不可沮，常愛樂彼，以禪為食，亦無我想。苦皆悉捨，離現非義，此身必盡。以知捨離，三事清淨，無婬怒癡。今云何食？欲現此身無牢固故，長養其病，使火不起，皆悉除棄，不生亂想。布現甘露，修梵行故，痛壞敗，不造新痛。以是故，世尊受彼信施、食彼果，身所造報，欲使安隱擁護世人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處處家家乞，　欲使得正法，
於彼園觀處，　如六足(蜂也)食味。
不擇食好醜，　不生善惡意，
彼不可沮壞，　心欲味解脫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如是臥床，山巖穴處露坐，園觀、水側、泉源、種種華果茂盛處，快樂無比。無人之處，欲求解脫，於彼止住，解脫諸惡，亦無陰蓋。人所不到處，無恐畏，去離色著，常樂寂靜，與眾生說法，廣說如契經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樹木生花果，　漫那花園觀，
分別樂閑靜，　青青花皆敷，
於彼求解脫，　是以依彼處，

若詣閑居時，　無聲無亂想。」

是時，世尊以草布地，無有塵垢，不著裝飾，極細軟滑，善生微妙。若見彼影，觀無厭足。皆悉觀察，不高不下。作是思惟：「展轉相依名色六入，現彼無有盡。」或以草布地，有數降伏彼故，布草而坐，無有欲想，以草為蓐，亦無結使，皆悉清淨。古昔諸佛所造功德，亦無所攝、無貪著；得證通，多所迴轉，亦無眾惱、生諸結使。草齊整亦不錯亂，依彼眾生，亦無陰蓋，得三昧證通。以右脇著地，不久睡眠，尋起經行而修行道。以無覺三昧故，右脇著地；欲降怨敵故，昇師子座；著五細綵，現色非真，沙門色形無所染著而修梵行，依彼眾生求解脫心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無根善眾生，　釋種之功德，
心所造善行，　心皆自覺知。
善哉大法義，　無能得勝者，
今於如來眾，　以草除欲愛。」

爾時，世尊云何覺知諸根？所謂曩昔作如是根，氣味與相應，以道故生此根，降伏顛倒。欲使諸根順流，與生死相應；此諸根起不淨行，而依餘緣；此諸根貪著世間，亦深著於樂；此諸根起諸力勢，一切結使熾盛；此諸根驅逐身，流轉不息；此諸根不成就大義；此諸根迷惑，經歷諸境界；此諸根猶彼劍刺傷害；此諸根苦惱；此諸根猶彼瘡痍漏諸結使；此諸根猶如疾病，無有力勢；此無有厭足，恒求不止；此諸根不休息，數數起結使；此諸根猶如毒藥，不斷苦本；此諸根不被訓誨，與諸惡相應；此諸根不藏匿境界，劍刺所縛；此諸根無所護，氣味不具足；此諸根無有心，流馳境界；斯諸根不修行，欲火所然，境界長益；此諸根有諸苦惱，遊他境界，一切身心有苦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根滿境界中，　為惡所將御，
彼心常熾然，　猶如熱鐵丸。
如來教善哉，　將至安隱處，
無有諸根患，　況當有境界？」

爾時，世尊云何覺知心？所謂依境界，生便長益——此心亂想不定；此心猶如疾風；此心不疲厭，緣惡招致殃；此心遠馳，猶如夢

想；此心貪著境界，猶彼獼猴；此心自然行種種貪著，猶彼孔雀翅，常自顧影；此心馳走遠，思惟財業；此心起諸陰蓋，亦如野馬疲厭不得；此心難制御，於境界不住；此心猶如王，常得自在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第一甚深妙，　心知無有根，
夜叉須揵沓，　三世不能覺。
彼得是自在，　自然有是念，
世間無有明，　我為作法光。」

爾時，世尊云何布現覺悟世間？所謂世間無所恃怙，貪著己身；此世心無所依，貪著境界；此世惡業依，種種邪見如是；此世自然所造，此世墮邪道，流轉趣惡；此世處惡趣，猶如獼猴；此世無有照明，為五陰蓋所覆；此世盲冥，不起智慧眼；此世飢渴，渴愛無厭；此世熾然，種種結所縛；此世少味，猶蜂採華；此世無所依，便當壞敗；此世遠遊，乘輪而行；此世繫縛，而處生死；此世眾惱生，老病死至；此世非妙，必當壞敗；此世無救護，為痛所逼；此世非己所作，必捨之去；此世機關，展轉相依；此世種種行，將引惡處；此世如幻化，而現色像；此世無益，生彼壞敗器；此世輕舉，所依不成；此世難覺悟，無有境界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眾生遭苦惱，　觀世無有世，
以智慧求道，　當親近彼處。
漸漸從小益，　欲得愛其命，
此必當壞敗，　是故滅為樂。」

云何於此生度泥塗？猶彼池水蓮華，子於其中間萌芽生，漸漸長益，此亦如是，五味皆死，以識處往生，有為行所造圍繞，為風火所成，為憍慢水所溉，受死於其中間生萌芽。猶如彼萌芽生，此亦如是，萌芽生，是故非斷滅常住；猶如彼先觀萌芽，此亦如是，彼眾生縛著，是故非斷滅有常。猶如彼地為風所吹，此亦如是，四大牢固，受諸苦惱，此亦如是，是故一切自然。猶如自然不壞蓮華生萌芽，是故一切非自然，一義所習。猶如彼外四大為風所吹，更不復造此四大，此亦如是，是故一切當捨。猶如於彼有生眾行，此亦如是，是故彼法猶如彼萌芽；與子相似，此亦如是，大人之相不可毀壞，如是性所造。猶如蓮華子生萌芽，是故此無數，亦不有生

者。猶如彼萌芽生時，無有來處，此亦如是，是故無來無去；猶如彼去時無有住止處，此亦如是，是故無住處。
猶如彼萌芽俱長益，漸漸敷花，此亦如是，無高無下；猶如彼蓮華萌芽，必當長益，此亦如是，本所造萌芽，於胞胎中漸漸長益。猶如彼蓮花茂葉，甚可愛欲，此亦如是，所造眾行甚可愛敬。猶彼當熟時，此亦如是，子欲熟時，髮毛爪齒及五根皆當捨離，六情衰耗，意根解散，捨此身。猶如彼華必當大熟，猶如日光，色香甚微妙，蜂王所遊行，甚可愛敬，此亦如是，初生之時，四大日光所照，勇猛胎所覺，與彼德相類，是故憍慢皆共相依，甚可愛敬。
飢渴生死，謂欲為樂，彼愚癡者有如是顛倒之想，此亦如是，一切時節不脫老死。猶彼時節無有力勢，為熱風所炙，盡捨離之，華實各離，亦無所緣，亦復無蜂，亦無鮮色，無樂彼者，此亦如是，漸漸耗減，於此生中無有力勢，誰有命存？內外皆損減，無少壯力，皆當喪逝。無有莖節、無齒髮、無見無聞、無味無香、無細滑，亦無更樂，身體壞敗。所有憍慢皆除盡，亦無味著、無熾盛意，已越色，皮緩面皺，無少壯力，已有是老，不愛種種色，壞敗男女，眾所害而愛著彼。猶彼枯朽，亦無有香，各當散離，此亦如是，命根已盡，當載向塚間。猶如彼蓮華，子熟後復生萌芽，此相亦如是，數數受有，猶彼壞敗花莖想眾生類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是故當棄有，　亦當觀此華，
猶彼生胞胎，　慇懃當求滅。
欲求生萌芽，　知樂空無有，
欲得到彼處，　當從自意求。」

世尊海者，其義云何？所謂第一度眾生到彼岸，思惟無量增益功德，清淨無瑕，有大智慧解脫，無怨恨心。第一得解脫，以善覺觀，不離善根，名聞遠布，智慧普至，種種香遠布，猶樹茂盛。七覺意寶，分別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已度智慧，百福具足，常入三昧，無有亂志。勸助眾生，使發善心，能成辦一切種種三昧，於學、無學中最為第一。布現於法，未曾懈倦，等度平正，語言柔和，清淨無瑕，無婬怒癡，於大眾中功德第一。普慈一切，安樂休息，教授境界，常念恭敬，功德無窮極。當於爾時世尊九十一劫中漸成此德，覺知一切甚深之業，欲使一切群生同其一味，說法不失時節，常與彼相應。十力珍寶具足一切眾寶，依四無所畏，止宿四大。為彼眾生故，不選擇尊卑，已度世八法，無增損之心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是故當求度，　慇懃於道船，
如來海無量，　是故拜手佛，
已度到彼處，　功德福無量，
已有此苦樂，　當求安隱處。」

如來船者，何者是？所謂善造牢固果報，習眾無所違失，亦不缺漏，眾行具足，諸惡永盡。第一甘露，禁戒用纏絡身，無斷滅有常想，已住休息，得住彼道，常愛樂忍，不起瞋恚。分別五根等，見無異想，種種清淨解脫，空、無願、無相三三昧具足。常懷慚愧，度彼猶豫，禪、四等、無色三昧、種種行悉分別，無有限量。觀污露不淨，第一忍智常現在前，婬有覺想，皆悉不淨，常念遠離，金剛三昧而布現之。無量方便欲度眾生，覺意珍寶與智相應，修行出要道，無生老病死患，更受胎欲度眾生，於三世行具足，不可沮壞，不樂一切世俗，觀一切相欲得捨離。如是無增減心，能度一切眾生，以十力之船，長夜度眾生，使度彼岸。常有此觀，不為己身。第一聲聞，入遍觀三昧，作種種觀，承事供養繒幡花蓋。以三三昧為佛印，以冷栴檀塗身，五通徹視，種種香遠布；以四無所畏為螺，鐘皷具足，無缺漏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欲得離生死海，降伏魔眾，皆使碎壞。盡無為處，分別法想，一切不受，不度者度，得滅識處，無苦樂，至涅槃。乘福車，為四部眾皆使歡喜踊躍不自勝，以善身口意、十力船載眾生，皆得至一切甘露涅槃處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無數劫苦行，　而造福德船，
善趣安隱處，　為三世救護。
彼歡喜之心，　疾度生死岸，
一切悉當終，　盡當有是樂。」

爾時，如來有如是日，所謂禪、四等具足之行，無缺漏，無穢行，善將護，為一切戒，名稱遠布，種種眾生類皆悉敬仰，使得樂止處，心得歡樂。無數百千劫修行苦習盡道，現第一義，以智慧照明除愚癡冥，消滅諸苦。遊彼眾中，皆悉成就十力、無畏勇猛意，於三千世皆悉破壞，愍護不度者，智不破壞。
爾時，世尊於彼現日明，無漏行具足，乘大乘車，等御無畏，如風吹帆。以念車皆與彼相應而現在前，以等志於彼所有皆悉具足，等三昧思惟一切眾生類，彼於三世具足翼從，悉承受其教意，無欲怒

癡憍慢，捨諸結使，天人眾以花供養。無有五蓋，以信財布現一切眾，皆使覺知，無有塵埃，諸結使無礙，如是世尊為日光明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百智已具足，　於彼眾無缺，
已現三世光，　是故拜手光。
無數百劫行，　滅愚盲冥癡，
已能度此岸，　當拜手慧日。」

如來蓮花者，為何像貌？所謂第一功德所成，於三有得度，有信於眾生，清淨等智普悉周遍，以精進力得度彼岸，消滅雲霧。禪悅皆悉得度，念解脫，無眾想，以觀息彼種種穢患，亦無異意。等見滿足，悉成辦之，皆悉覺知，以戒之香香聞四遠，以清淨光壞眾生類，猶彼蜂眾嚮，若干種悉分別了。於三有等得解脫，眾生皆得悕望，種種方便欲安隱之，甚妙觀無厭足，一切根無缺漏。於息心眾中，婬怒癡憍慢之患更不熾盛，極清淨柔軟，而得度脫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清淨之所生，　供養花無比，
無數功德具，　微妙最第一。
欲得休息樂，　眾生得清淨，
已能覺知彼，　謂呼常有聲。
己之所嘆譽，　與世而相應，
微妙第一色，　善香最為妙。
人中為最上，　世人所嘆譽，
我今拜手禮，　無著大神仙。」

爾時，一切智有如是雲，所謂九十一劫所造行，思惟不淨，神力所制，所說無有異，盡諸欲愛，無有愁憂，於諸三昧得到彼處。以大慈悲為一切眾生，使得功德百福具足，使彼得休息，心觀而觀彼於人民、須輪、鬼神之眾，於三世而行慈，皆使得清淨蔭涼，得解脫門至要之處。復以智慧光，洗彼清淨人民之眾，下至男女，皆使得善。於彼遊行，得諸忍業，得甚深法，善眾生法而種善根。眾生飢虛甘露之味，憂彼不得度脫者，以修行之法，使彼覺一切有為行，皆悉無常、苦、空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為第一樂。等度此苦樂，善悉分別，言語具足，於種種眾中，稱揚善法，種解脫根，婬怒癡憍慢之法盡捨離之。以無畏金剛之志，度彼勤苦之患，於他眾中使受

正法。有恐怖者，一切智皆使愍一切，一切惠施無所著，是故拜手禮雨甘露。
於是說此偈：

「功德出照明，　十力雲無比，
當發歡喜心，　說甘露除渴。
已得無所畏，　是一切智雲，
已有降伏外，　是故食甘露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如是火，所謂彼求行人民之類，皆求喜樂解脫，得四等心。所求已度，第一義具足，與智相應，一切遍三昧。有是神力、種種名聞，諸根力具足，等至甚深，已有此力，無數百千種。此根戒一切法得自在，三世最尊，以十力威神得無所畏，是第一解脫，得第一光明、第一空寂。有如是之德，布現深法，於彼眾生類訓誨，使行忍，度諸瞋恚，言語柔和，無所傷損，滅一切結使，於學無學、於四部眾，善已修行，指授苦報如是。彼功德極無量，智成就，發趣於涅槃門而得供養、第一尊重，潤及眾生。是故拜手禮佛火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能焚燒草木，　火最無有崖，
佛火第一妙，　是故當拜手。
佛火以滅盡，　苦樂不復起，
猶有遺功德，　流布於世間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是園觀，極柔軟，禁戒成就，於彼處所無有五蓋，亦無石沙穢惡，亦無屺山。一切諸法根本皆悉得自在，大慈悲清淨無有垢穢，極自娛樂，等度到彼。有如是思惟功德，諸行淳淑，力勢所為，成善根本，亦不移動，於法忍無狐疑，等見八賢聖道悉具足，得諸供養。無數百行不可稱計，戒三昧具足，十力悉無有疑，諸陰蓋解脫清淨，誓願已果，枝葉繁茂，於彼生花實，生若干百三昧林，悉皆茂盛。等見無邪見，禪無色而自樂身，慈悲喜護常加眾生，於其中間分別七覺意。息心第一果，慚愧圍繞，常念惠施。求出要故，有是清涼雲；以力拔諸結使，有此勇猛，欲得解脫。功德不可壞，善覺集在彼，除彼眾生婬怒癡，得無所畏。猶彼阿若拘隣、舍利弗、大目揵連、迦葉、迦栴延子、阿那律、難提、金鞞羅、難陀、離越，於彼聲聞園中為聲聞王，功德無比，浴池清淨，一切布善，三世所嘆，是故拜手禮頂。
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善興三世護，　為彼萌類故，
覺意花飾身，　解脫果成就。
聲聞眾中王，　生功德無穢，
當求彼樂處，　必獲安樂處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如是空。意同一色，廣布無邊，故曰為空。斷諸欲愛，一切無所住。以智果報，一切潤澤，無有諸結，亦無諸蓋。以三昧愛度諸塵垢，善出要以解脫，清淨月善光，以功德無量意，專一生業，修一生梵，常懷歡喜。智慧眼清淨而境界淨，斷諸結使，故無所著。已得大慈故，一切無處所；分別意故，種種得成就；得供養故，不染於結使；依彼心故，不以淨不淨染污其心；依彼聲聞眾，種種鳥圍繞；止觀具足故，極微妙不盡；三昧林故，星宿眾圍繞；以正法降伏外敵故，難以為疇匹。當作是觀，猶如有人得歡喜，究竟其業，必不有疑、退轉本處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歡喜念愛樂，　無有結塵垢，
此有若干色，　復能悉分別。
一切得等意，　欲作是稱譽，
已到越彼岸，　無有喜樂心。」

是時，世尊有如是輪，意止具足，根力覺意無有缺漏，皆自莊嚴。四神足最第一，四意斷善莊嚴身。善口說教，遠布七覺意、等見而得解脫。以止觀無有癡愛，已度彼三昧，得無所畏。為師子吼，無有恐畏，辯才無礙。得信歡喜，精進無懈怠，念境界得度，彼智慧解脫。遊彼魔境界，無有欲愛，功德具足，消滅諸惡趣，三乘果微妙，第一善成就。滅彼魔眾，三欲永盡，諸有愁憂苦惱永盡無餘，亦無有愛，亦無五蓋，亦無瑕穢。依彼身盡捨離，除去狐疑，無有愚癡。有覺有觀，亦無憍慢隨時興起，亦無顛倒，永除邪見。有威力，歡喜滅結使，降伏魔眾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一切人供養，　救度眾生類，
無護為作護，　魔前轉法輪。
彼輪無有等，　天人所嘆譽，
已有此名稱，　彼最為第一。」

是時，世尊因何金剛降伏彼魔？所謂爾時世尊乘禁戒車，被弘誓鎧，有諸忍力，以大雲為清淨幢蓋，以無結使，執無欲擁，執持等見。緣四禪，愛慢得解脫清淨，等志、等語皆悉清淨，以辯才智神足莊嚴，自專其意，解脫牢固，無婬怒癡。以覺意解脫明熾然，一切具足，無有三愛，度一切結，力勢不可壞，至涅槃海，無世俗患。以智慧金剛，復以智業滅諸惡趣，十力解脫，四無所畏降伏。本所修習，行無敗壞，一切種種色像皆悉成就，滅諸魔眾，亦無所著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種種來恐畏，　金剛精進意，
降伏彼魔眾，　及餘諸塵結。
諸有生有想，　結使皆永盡，
由是三昧行，　故歸牟尼士。」

爾時，世尊云何以法雨而雨之？所謂轉不死法輪，於八部眾中而嘆譽此法，百劫所求善行修行，於慈轉牢固，清淨法如是。賢聖牢固，住於出家之觀，大威神無著。復以忍智之力，皆悉牢固解脫門，若干種珍寶瓔珞，本願所追還。有其方便，住其東方微妙之處，於彼貝多樹下極端政，諸天塞虛空，向東方坐觀察，是時佛為妙，亦有中間作如是歡喜之散花而嘆觀察。
是時，若須倫之眾聞如是之德，及諸神仙，昔佛所造，最勝幢蓮花稱佛、錠光佛、隨葉佛，於彼大眾心得第一自在。爾時，世尊釋迦文一切智，諸天眾歡喜，皆是本佛所造。彼猶如轉輪聖王，於境界而得自在；世尊亦復如是，於己無漏法中而得自在。猶轉輪聖王自在境界，眾生之類共鬪諍者，悉能斷絕；佛世尊亦復如是，於聲聞中，其有眾生之類，有狐疑於法者，皆悉能斷。猶如彼轉輪聖王，無財寶者皆悉能施；佛亦如是，諸乏賢聖寶者，便以七財而惠施之。猶如轉輪聖王，外道眾生以示正法；佛世尊亦復如是，指授眾生至涅槃道。猶如轉輪聖王出現於世，諸閉在牢獄者，皆悉脫之；佛世尊亦復如是，出現於世時，於生死牢獄便悉脫之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法王為第一，　眾尊無過佛，
愍彼眾生類，　三界佛覆護。
可事可恭敬，　欲度不度者，
如是功德者，　佛覺不覺者。」

爾時，世尊有何城？所謂四賢聖、智慧、正觀。於彼戒定地，善相無為行，以智慧為城郭，以三三昧為却敵，以解脫門為閨，以等見為街巷，以念為牆，以意止為塹，以五根為堂，以禪為室，以慚愧自障屏指授彼道，以神足遊行不可障蔽，以覺意華自嚴飾，以諦果為行，以賢聖第一而自娛樂，極安隱教授彼眾，皆悉濟度。舍利弗、目揵連有無數眾善想，常遊教化，善滿具足，所覺皆成就。於彼浴池洗，以戒為塗香，辯才黠慧以為法服莊嚴其身，以三三昧為食，以法味為漿，七寶具足。時世尊為大眾學無學皆悉圍繞，欲使彼眾到涅槃，至無畏處，亦不退轉，無欲於眾生，得無所畏，法力具足，諸陰入成就，不著於塵垢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諸惡已休息，　大神仙所制，
使彼得清淨，　十力之所說。
於彼釋城郭，　常畏生老病，
不至涅槃處，　皆由眾生苦。」

僧伽羅剎所集經卷中

符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等譯

爾時，世尊云何說道迹？於彼說道迹時，猶如王大路謂之王路，星宿謂星宿路，此迹亦如是，至涅槃者謂至涅槃路，彼是等見處所，等志、等語、等命無有差違，等方便不缺漏，等念無量，等三昧色不變易。緣彼若干色，無有婬欲，亦無塵垢，結使永使不起；無有色愛著，亦無眾刺。欲滅愛故，亦無有泥；欲除邪見故，等見具足；等滅結使故，永不復起；彼微妙果故，現種種義；欲除悕望故，無有眾想；欲求出要樂故，若干果成就；無著要故，等度彼名色；於彼遊行故，謂是道一、無有二。皆得至彼第一義處，所為緣一，往者自心誓願謂一入。爾時，世尊以第一辯而知道，以能自覺知則不壞敗，所為業勝，無有亂想，果報已獲，得諸善根，能覺寤彼眾生，便說是道，使至無為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所興眾生類，　有道甘露法，
佛有是功德，　於世最第一。
我於今自得，　清淨禁戒具，
為人須倫說，　是故我拜手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鴦崛鬘今應受化，當於爾時無惡知識言論，覺已，便往彼道，唯有一人存在，血流盈路，人皆證知，飛烏鷲鳥處處噉食。時鴦崛鬘行如疾風，若舉足時，群鹿飛鳥皆悉驚怖馳走。是時，鴦崛鬘在闍梨園中左右顧視，無所覩見，唯見世尊端正無比、紫磨金色，方便所為，腰不傾曲，身體極軟細，行步庠序。盡其力勢走，逐如來後，是時世尊不改舊行，亦不能及。
爾時，世尊便化此地，使作坑渠荊棘，以是之故，不能得及。或有作是說：以脚躡地，以是之故，不能及世尊。或有作是說：化無色四大，眼識不可持。或作是說：佛功德不可思議。然彼鴦崛鬘力如暴象，無能當者，然佛威力不可思議，猶彼神龍那羅延億百千數，亦不能得近如來。是時，鴦崛鬘便作是嘆曰：「見此未曾有。」便白世尊：「此意甚奇甚特。」便無瞋恚害意，作是思惟：「此是誰恩德？此必是神人。猶如此惡世，我還此美，猶如飢饉有利，亦如生愛念。然我不能得及，此必是善知識。今我疲極住。」遙語世尊言：

「當為我身故，　世所希見聞，
今亦自見德，　願當小留住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自不住，方言我住。」
於是鴦崛鬘白世尊言：

「沙門自不住，　我住言不住。
云何我不住？　願世尊具說！」

是時，世尊告曰：

「無惡則是住，　持戒護人長，
如迦葉弟子，　是故汝不住。」

彼本行少，諸惡永盡，流血污體，便解劍捨著一面，白世尊言：

「師今是我護，　遭遇此聖師，
求為作弟子，　不違師禁戒。」

爾時，世尊作是故，告曰：「善來比丘！」便說此偈：

「猶彼大海水，　亦生烟火炎，
未受降伏者，　今應受我化。
亦有善降伏，　清淨而得度，
亦為我弟子，　如是不受有。
覩者皆怖畏，　及諸妖鬼神，
是諸鬼神處，　最勝便入彼。」

是時，阿羅婆鬼聞彼褐陀披鬼語，瞋恚熾盛，顏色變異，瞋恚火起，眼如赤銅，聲響雷振，無數瞋恚熾盛，搖頭齧脣，振動身體，便作是語：「我於世間亦不見人民之類能來至我住處者。」懷如是狐疑：「何故彼人來至我所？」諸彼鬼神名婆多者，梨醯摩披陀為首(二善離)，使語彼大鬼神言：「莫作是語，佛世尊未降伏者能降伏之，能安處眾生獲無上道，皆使擁護有形之類。如是不相應福田，汝今麤言惡語不與相應。」時瞋恚大盛倍於前。
是時，阿羅披鬼喘息氣，猶如火炎，視瞻極惡，便捨彼鬼界，瞋恚所纏絡，身體極黑，顏色變易不與常同，口出四牙，髮黃如金，上下相叉，人血污其形皆濕不乾。著師子皮，著象皮，著犛牛皮，大

華鬘如大火炎，手執刀劍，撞地而行，皆破山岳、移山林、拔樹，或起大雲曀，覆大光明，以水灑虛空，聲如雷震，便自到住處，欲得傷害世尊。種種樹木皆悉焚燒色變易，手執輪雷電霹靂，如是瞋恚觀察如來，作若干變化，求如來便。
時佛說此偈：

「眾生有畏想，　我志不移動，
今得解脫法，　無有恐怖心，
處火不畏火，　亦復不畏水，
諸懷惡念者，　何能傷害我？」

爾時，阿羅披鬼聞世尊言，便自息心，不能得壞。彼處恐畏，人所不至，便降雹雨於如來上，盡不墮地，各散在餘處，或復有墮如來身者，皆作化曼陀羅華。是時，鬼神王見此力勢，嘆未曾有，便發歡喜意，於如來所便作是言：「速出，沙門！」世尊便出。彼鬼爾時欲試世尊，便作是語：「還入，沙門！」然世尊無怨恨心，即入彼處。如是至三，廣說如契經。
於是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釋及諸梵天，　無能動一毛，
況復汝今力，　堪任傷害吾？
汝今捨瞋恚，　有疑便時問，
汝所有猶豫，　我當事事解。」

爾時，彼鬼便作是問：「人何者為上？」廣說如契經。
爾時，於現法中便於如來所發歡喜心，而說此偈：

「未曾見有是，　如此沙門者，
誰能捨大海，　而就牛跡水？
當為我身故，　便作如是說，
誰不服此味，　當捨甘露去？
如彼有力士，　為水所漂溺，
已拔厄難處，　安處無為岸。
善色無有比，　智者之所觀，
所有彼義者，　能皆說此法。
自今歸命佛，　三寶最是尊，
所以求願者，　一切得濟度。」

如是聞：摩竭國界五地大神於羅閱城而止，大勢羅他擁護人民，車乘熾盛，土地豐熟，賢聖人民皆處其中，無與等者，食如甘露，三事微妙，亦無眾惱，猶如彼難陀洹園，諸天中第一。
爾時，佛世尊最為無比。時調達於世尊所常懷瞋恚，未曾休息，所行非法。以是瞋恚故，上耆闍崛山，園觀熾盛，樹木繁茂，泉源清淨，手執石欲擲如來，即便放石。是時彼石無有情念，猶自能持，漸漸墮地。彼調達有是非義，種種鬼神輩持石欲使不墮。金毘羅鬼在耆闍崛山住，以己之力，彼石欲墮時，便生是心：「此雖惡業，然我等夜叉以此之身當辦是事，亦使世尊受百千樂，若我能為此事者。」便說此偈：

「心清淨無瑕，　起於若干義，
我今沒此身，　無得害最勝。」

爾時，調達便以石放如來上，時於山上彼鬼即以手接石，有一碎石墮如來上，受此報對，腳指血出。調達受無量罪，緣是果報當入地獄。
是時，石墮地時，三十三天散華供養，以空解脫。爾時，散華側塞虛空，於彼受化講堂，三十三天晝度樹，佛光明遠照，無憍慢，慈愍眾生。
時波羅墮時梵志以五百事呵罵世尊，舍利弗、朋肌奢等比丘嘆如來。是時，如來若被毀辱不以為慼，若復讚嘆，不以為喜。
爾時，便說此偈：

「受苦心不移，　猶安明不動，
息意甚牢固，　故拜手神仙。
為他眾生故，　功德無有量，
如父愛其子，　誰不拜手者？」

曾聞如是：世尊在摩竭國界，是時世尊無量功德具足，到時著衣持鉢，大眾圍繞，諸根具足，觀察己身亦無眾亂，行步庠序亦不卒暴，將諸無數比丘眾欲往詣彼。當於爾時，摩竭國王有象，名檀那波羅，形貌極端政，頭生三[病-丙+垂]，聲響清徹。意欲所至，難可制持，若聞異聲，便懷瞋恚，若自顧見影，亦懷瞋恚，無能當前者，隨意所欲，若彼戰鬪亦不毀，其力亦不減少。爾時，世尊便入彼城，却敵樓櫓、埤堄皆悉具足，人民熾盛，或有愁者，或有歡喜者，恐害如來，欲得親近如來。是時，提婆達兜飲象子使醉，而放彼象。是時，調達放象已，便說此偈：

「自稱有大力，　及身十種力，
今日已集會，　盡當於此滅。」

爾時，世尊無所畏懼，便說此偈：

「伊羅鉢有千，　無能勝我者，
況當此小蟲，　欲害人中上？」

我於爾時無所思想，便說此偈：

「無欲之力勢，　眾生有欲心，
以除此欲報，　亦不懷亂想。」

復次說此偈：

「我今雖破壞，　大象甚牢固，
我今降伏彼，　一切世無上。」

爾時，檀陀波羅熟視如來形，顏色極黑。見彼象翹尾，身體方正，覩者皆懷恐怖，奔走向如來。爾時，諸比丘蒙如來恩力，順如來教誡，當避此惡象，各自馳走，遠如來所。唯尊者阿難在如來後，無數生常與如來共并，既自不惜身命，亦不捨如來。是時，檀那波羅象瞋恚熾盛火纏絡其身，欲害如來。是時，瞋恚之火漸漸休息，廣說如契經。
是時，以手輪相甚微妙，無有比。爾時，如來舉手著象頭上，以慈悲心、無瞋恚之心。聞如來語，即便涕零，頭面著如來足上，以舌舐足，亦不可移動。是時，彼象便懷此恐懼，形體無有力勢，不覺便利。然後，世尊以此賢聖，便說此偈：

「無有欲憍慢，　世尊無此塵，
時發慈悲心，　必當生天處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此音響，倍懷歡喜，和顏悅色，於如來所，以額鼻著如來足，還入本國。人民眾多，見此未曾有，象以降伏，歡喜無恐懼之心，皆有信樂於如來。
爾時，便說此偈：

「如山不可動，　況當勝瞋恚？
以勝彼怨敵，　猶伊羅末龍。
有如是之德，　力勢無有等，
人中雄師子，　盡當來拜手。
如是眾生類，　無有愚癡心，
三界伏其名，　覺意無與等。
如是眾生類，　亦有瞋恚患，
志性皆休息，　牢固稱遠布。
智慧而瓔珞，　心淨無所著，
十力悉具足，　是故當拜手。」

是時，王猶如月虛空，無有眾塵，息心事皆辦，七神仙皆為瓔珞，亦無有塵垢；星自瓔珞，猶如伊羅鉢所至處，雲隨其後，種種瓔珞莊嚴其身。於彼聞已，猶彼神象遊行珍寶，亦無狐疑。四部之兵、人民自圍繞，於彼象上舉火，象鼻攝持。
爾時，世尊在羅閱祇城。欲得見如來，便往至世尊所。是時，世尊見王，斯須出，頃無數眾圍繞，王便作是念：「從遠來，我宜當自護。」便生是念已，便告耆婆。見已，便作是語：「汝不活我耶？」是時，王須臾間，顏色端政無比，出人之上。花果茂盛，亦無眾塵，三部具足，猶蜂王音響不善生。於彼園觀，比丘僧前後圍繞，遠來欲見如來。見已，數數顧視耆婆，告耆婆曰：「處其中者，為是何物？」時耆婆奏彼王言：「此名肉髻。」時王復問：「此自然耶？為非自然？」耆婆白王言：「行果所種，非今所造。」王報言：「復以何果成於菩薩？」「於本所生，於本受胎、本所造行、本所造身。」廣說如契經。
時王便說是頌：

「猶彼日明光，　或有若干種，
頂髻無有上，　況復及餘相？
顏貌已和悅，　能仁無怯弱，
已出此光明，　照徹十方剎。」

時王便至佛所，佛告耆婆曰：「云何當作是說？」耆婆白王言：「於是天王能降伏憍慢者，便得豪貴處，憍慢者便生卑處。」是時，王便自息，思惟是言，便作是語：「此是福田，我當行此業耶？如我豪尊，云何當向彼禮拜？彼無服飾，我今著王服天冠。彼人雖端正，心以休息，眾相具足，無有醜陋，彼相甚微妙，猶如山不可移動。」便往至門，生歡喜心，衣毛皆豎，以出要心，故無欲

之相，頭面禮世尊足，便作是說：「猶如世尊有如是色，心意得正，皆悉成就佛及比丘僧，使我優陀耶波陀羅太子亦復如是。」便問是義，歡喜如是語，亦說此偈：

「如海無有邊，　風吹水則動，
聖尊不可移，　今觀人中上，
帝釋來拜手，　及諸梵天眾，
我今當尊敬，　自歸命世尊。」

是時，闍提蘇尼梵志，猶如純白華，乘馬車，弟子眾圍繞，出舍衛國，欲得試如來，乃至車行處，便乘車往。即下車，步入園中，共如來漸漸論義，在一面坐。是時，世尊所居之處不見有所有，見如來顏色甚微妙，無與等者，亦無怯弱，有轉輪聖王相；見此身體，眼觀知如是法，如世尊法甚深微妙梵行，亦無處所，有如是大功德，智者所嘆譽，而說愛欲無有牢要，亦無虛妄。
是時，梵志便作是問：「云何尊自知行梵行耶？為非行梵行？為竪立諸根自爾？知難可量。」是時，世尊告曰：「若作是等說者，亦不缺漏，非不有力，亦無眾行，極清淨，無瑕穢，修梵行。若有人語我，等說、作是說，此義云何？」廣說如契經。
是時，闍提舒尼梵志復問世尊：「云何為缺？云何為漏？云何為行？云何非不有力？云何眾行極清淨無比，有是梵行？」是時，世尊告曰：「於是，婆羅門！當行是，求愛欲更樂。若有梵行者，而自覺知苦樂，觀眼色如是、梵行如是，初當求梵行。設起想著，彼名曰缺；計彼眾數者，名曰漏；意所覺知者，是謂非不有力；無有塵垢，意流馳於中，起不淨意是梵行垢故，故曰梵行。」廣說如契經。
「婆羅門！於我所觀皮所覆，中不淨聚，選擇見其身，我色愛已盡，復當於眼而觀眼色耶？然，婆羅門！我觀更樂亦無有行，豈當有更樂耶？欲染著於更樂，受此細滑？然，婆羅門！我觀一切無常，豈欲不盡，有染著之意耶？若，婆羅門！於此諸法，我亦不觀此，若男若女，皆悉分別，云何當起女欲想、流馳著彼？若復，婆羅門！彼無男欲想，復不與女想相應，直而起欲想耶？猶如，婆羅門！彼有限齊，得出要樂，何當憶本所造行耶？然後，婆羅門！諸非義生，欲拔濟苦惱，出家學道，以此誓願而修梵行，有七事故不與梵行相應，無缺漏，亦無眾行。」廣說如契經。
「若復，婆羅門！眾生有亂想著，不離愛欲，於彼眾生類云何當作是觀？諸有淨想，著於此身，內盛臭處，欲皆盡，猶如，婆羅門！以水和乳，猶如有此乳，此合會愛欲亦復如是。當作是察：筋骨相

連，內盛臭穢，有何可貪？猶如，婆羅門！嬰孩小兒先與甘味著口，後飲以苦，此亦如是，合會起欲想，能忍欲苦相種種若干百類。猶如新死犢子，觀其皮，乳得多(新生犢死，取皮釀草，如生犢形，置其母前。母謂子活，故乳不竭)，此亦如是，諸死境界等越度，彼觀其相貌，便起染著之意。猶如，婆羅門！飢渴之人夢食甘饌飲食，便歡喜踊躍，然彼人亦無所食，此亦如是，諸愚癡人貪著於欲，猶彼夢無異，合會生其念，然彼人實無趣善行，若男女、若有眾變易。」於是，便說此偈：

「此是非真法，　欲怒何可貪？
梵志當善觀，　苦本難可拔。
親近道最要，　當斷愛欲意，
賢聖八品道，　爾乃至善處。」

是時，五人逢見如來，見已，便相告言：「彼人向此來，本所為事今亦不辦，廣所見聞，隨意所念，無有忌難，種種勤苦行迷惑，未成道術。」廣說如契經。

爾時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愍此愚惑人自作制限，彼制限者無有恭恪心於如來所。」爾時，世尊已至彼人所，即於淨地坐，「縛由何生？」欲療治病，爾時佛語五人：「云何汝等而作是語？」更互乞食，與說深法。是時，五人不受教誡，此法甚苦覺知。是時，語世尊言：「汝本六年勤苦學道，日食一麻一米，猶不得道，況今隨心口自恣言得道耶？食甘饌飲食，被珍寶衣，隨意所欲自養其身。」是時，世尊告曰：「云何汝等比丘觀如來顏色有變易耶？諸根心寂，顏貌端正，如今顏像與本容色，豈不異乎彼境界過去？」彼答曰：「如今端正而無有比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若本不得是甘露者，誰當於此三千世而得甘露？亦聞天、阿須輪於大海中、須彌山底而得甘露，此亦如是，於此三千世，以勇猛意得智甘露味，此甚奇甚特，世未曾有，百千劫所造行，息心最為妙，遠離名色，解脫自在，甘露味甚深。為彼眾生故而說其法，忍甚勤勞，未曾辭憚；為一切結使故，不起塵勞；欲開心智故，處母胎；以此生死故而究竟其原；無滅故，不可盡；有常故，法無寡；無憂慼故，樂也；欲滅結故，更不造新。大神仙眾所嘆譽，已眾成就，然我所行勤苦，為一切萌類故，今當說法。」

時世尊圓光七尺，顏色如安明山，三世所宗重，一切智所說，無所罣礙，「如是，比丘！是謂為苦本，成就阿維三佛。」廣說如契經。天人所嘆，光明無有盡，是時日暟不現。復以此人，或以身著

微妙衣裳至如來所，或著天衣至如來所，皆垂天冠，種種色不同，或瓔珞而墮地者，飢虛於世尊甘露。
是時便說此偈：

「世尊亦無生，　饒益天人眾，
如食甘露味，　終無飢渴患。
今日十種力，　生時世稱嘆，
當飲深法味，　已至解脫界。」

爾時，如是眾行觀察苦賢聖諦：最初受胎之苦為從何生？永處幽冥，不見燈明，以是之故，生為最苦。觀此苦相，生為長苦，無所堪任，長為業苦。當筋力成辦，有所悕望苦；意無厭足，欲有所求，不獲為苦；不充悕望，所護為苦；起若干方便，欲使不失以護，漸漸磨滅為苦；若干眾惱悉至已，得度彼岸難，有內外人共諍苦；親族錢財皆散，憶彼難忘苦；不離愛欲，諸結使苦。欲最為苦，以未滅故；瞋恚為苦，罪行不滅故；癡最為苦，無照明故；憍慢為苦，由意熾盛；自大為苦，無尊卑意；朋友為苦，心不分離故；愛最為苦，味著無厭；貪嫉為苦，心不開解；無戒為苦，由變悔故；所見為苦，不見真諦故。然有一切結，自色為苦，無所恃怙為苦，求果報苦。
諸樹草木及四大所成，共相繫著，起諸因緣，內四大苦若干變怪：諸陰持苦，由自然故；諸入為苦，所依不離；境界為苦，招致外色；苦痛為苦，燒形體故；樂痛為苦，由苦而生；無苦無樂為苦，由境界生；想最為苦，由眾生有行；識最為苦，緣彼而生；老則為諸根羸劣，病最為苦，四大不隨；死最為苦，更受異形；怨憎會為苦，共親近心所欲不得，此最為苦，亦甚苦。取要言之，五盛陰苦。
常負重擔於彼所趣處：地獄為苦，燒炙身形；畜生為苦，各相食噉；餓鬼為苦，飢渴逼形；人身為苦，種種非行；天為苦，福盡必落，隨彼界墮三惡趣。欲界為苦，愛欲纏絡；色界、無色界亦無有智，皆悉為苦。如是為三苦逼，皆悉攝持。
爾時，以身意行故，或以一行而造苦，所造行皆悉為苦。如是眾苦，無有休息，因緣不盡。當覺知色如是，愚者之所為。然須陀洹究盡其源，斯陀含少有不盡毛髮之餘，阿那含當除，至阿羅漢永盡無餘，為世現照明。爾時，世尊三耶三佛，為眾生類作大覆護，便說此偈：

「無數百眾行，　常造苦惱業，

以懷此色難，　現在有此證。
彼實是無常，　解本皆悉空，
自然法所立，　常當自覺知。」

是時，云何復生此苦？所謂自相境界，五根具足，若彼自相境界相應知迴轉，是故極清淨，愚者所不覺，不與智慧相應。復有利根，愚者謂之盲冥。世尊與諸聲聞本所造行，智慧善根自相合會，相如所修，苦賢聖諦皆悉觀察。
云何當觀此生死苦？知有苦賢聖諦悉無常，牢持而不捨，皆悉同一。起如是心：於苦而觀苦，彼最為妙；於苦觀空，最初微妙，等度彼處，苦觀空時，彼皆是分散之法，自然觀察如是；於苦觀無我，彼智信所成。最初有是頂法，善長益，數數求方便，等智功德，無所悕望，三昧林不缺漏，外塵永盡，亦無所著。以想思惟故，除去塵埃，一切境界苦無所敗壞，除去有愛，亦無所畏，亦無暴亂，顏色和悅。自觀境界，於彼現光，於三世起大燈明，欲害彼結，拔濟惡趣，為彼眾故，無彼此心，亦不懈怠，得甘露味，分別彼章。等度生死故，流轉四境界；欲照明彼眾生故，勤行苦行，周窮一切，亦無處所，亦無顛倒。除去顛倒者，甚深難可測。
於是，便說此偈：

「若明有苦時，　清淨無量念，
無味極鮮明，　人之所嘆譽。
彼如是之智，　音響相娛樂，
觀佛十種力，　護世眾生類。
如有見禁戒，　如來所長益，
執志如金剛，　分別一切空。
若拔愛根本，　亦無眾苦惱，
當拜手息心，　最勝無有比。」

當云何觀察世尊？所謂有如是無漏智慧，彼觀道場處所，亦見力勢。為世故，觀世光明，於其中間所修苦行，皆悉觀察彼彼眾生，觀慈悲心，欲使安隱。彼無量勤苦，觀如是苦，行於異境界而自觀察。於大眾中觀如來說微妙法，令分布義，觀其握法。若法眼清淨，亦觀彼法身，無有眾生想。若復作是觀，亦不言禁戒。
曾聞尊者名優波斯，有弟子名鉢摩迦，往詣摩鍮羅境界，於彼止宿，彼到時著衣持鉢，廣說如契經。人未曾見，不解彼威儀，便入婬女村中。彼婬女見此比丘年少端正、身無塵埃，見懷歡喜，欲意

熾盛。時彼比丘便入婬舍，觀如是結使，不欲造結，如是穢解脫法，速得此法果。
是時，比丘便作是語，而說此偈：

「欲如彼毒藥，　欲為不淨行，
欲為壞婬色，　墮人入惡趣。」

作是說已，便退而去。彼人婬意熾盛，為彼比丘故，便結旃陀梨呪術，語彼旃陀梨如是之義。是時，旃陀梨莊嚴此女人，化作村落之處，致比丘來，「汝觀察此處，猶彼釋提桓因宮殿無異，夏堂高廣亦無有比。莊嚴臥具，無數眾色，在彼夏堂上。所臥之處，文繡綩蠕(坐褥)。觀此地處，種種華香而散其上，一一周匝，種種青蓮芳蘭而生其邊。」作如是觀，便作是結呪，語比丘言：「此極微妙，可共娛樂。」時鉢默比丘報言：「我盡觀此，亦當觀餘。」旃陀梨言：「餘何者是？」鉢默報言：

「我今觀果實，　欲最第一苦，
終當入地獄，　受彼鑊湯惱。」

是時，旃陀梨報言：「止！止！比丘！莫語我作是言。」鉢默比丘報言：「此語是愚癡，欲幻惑我，我不與爾同。」彼旃陀梨見已，便作大火坑，無有塵噎。時鉢默比丘報言：「我已見此火坑。」旃陀梨報言：「若不欲親近女者，不如入此火坑死。」是時，彼比丘便作是思惟：「此火雖恐懼，避火親近欲者，然欲熾於大火。設犯欲者，後受罪無量，寧今日入此火坑，不犯此欲。然我師神通無比，云何當違師教？以是之故，當入火坑而死，不犯欲而生。今俱捨二事，云何於三世如來立禁戒，今我當犯？以是之故，入火坑而死。」如是思惟已，欲持僧迦梨、鉢以施彼人。時旃陀梨報言：「用是衣鉢為？」
鉢默比丘報言：
「今此諸梵行，　持我衣鉢施，
諸有集聚者，　持我語告彼：
『比丘名鉢默，　遭此厄難處，
今投火坑死，　不受彼欲愛。』」
乃至彼二人俱出家學道，廣說如契經。是時復說此偈：

「世修善雖少，　思惟憶不忘，
亦不受彼欲，　欲度眾生故。

況復開甘露，　世尊一切妙，
云何造功德？　彼智隨時興。」

爾時，世尊云何周旋來往，覺知生本？所謂於此等語有二種風，形體功德、心意所覺，是謂二風。彼形體風者，生諸愛念；意所覺者，猶如華敷，鮮明淨潔。猶如彼風，觀見解脫所為事勝；猶雪成水，此心雪亦復如是。攝持內外境界，有清涼風起，覺知彼意。彼持無量，不破壞，有六境機關，外為四大所使，四大根力所繫。彼有軟風起，漸漸有智生，亦如彼舉足時，皆是本行之德，不失本所為之相。[蹲-酋+(十/田/厶)]骨所行，來往皆有火起，於一切骨屈申卷舒，筋脈漸緩，有所悕望。若復視瞻，開目閉目，內身根更樂，漸漸熾然，隨彼來往。若復食噉，屈申卷舒，皆由形所造，及餘心所造行。依煖風，除去顛倒風，亦吹落脣齒聲響本意所造一切種子法，然彼風處所有勝，皆有此語，有如是聲響。彼作是說：「不為福，云何不為繫縛？」我作是說：「有此機關，外有壞敗，內有眾行，不作是時便有盡，便有長養。猶如智車，於此見載，緣如是豪貴法，緣依彼時想顛倒。」
於是，便說此偈：

「此甚奇甚特，　覺知空無智，
展轉相依倚，　機關最為要，
亦不觸彼意，　身意所依倚，
有如是眾事，　幻惑為微細。」

是時，世尊為梵行，云何梵？不亂，不從彼學，獨遊無侶，於人中功德威儀最為微妙，無著於一切眾生，所為之業無能及者。眾生無有量，依倚一切微妙之法，法自然故，一切智不可壞，成大要道，所欲成就必果無疑。諸功德具，聲聞圍繞，生一切德，一切微妙。爾時，世尊於彼眾妙，形體最第一，眾德成就，除幽冥，世無所著。三世無著，棄諸結使，得大慈悲，心無亂想，已度彼憂畏之處，至安隱處，長夜降伏其心，自得授彼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梵行最為妙，　慈功德成就，
若彼聞此教，　天人皆拜手。
於正法無二，　彼樂亦無二，
必當成賢聖，　是故拜手聖。」

爾時，佛世尊三耶三佛，忍地最為微妙，除諸結使，亦無所著。火所不燒，所悟事勝，風亦復勝，功德無畏，大眾成就，為眾重擔，甚深相應，不可思議，猶如師子無怯弱心，顏色和悅。為彼外學故，已修無著，猶如蓮華，無所染污；自依眾故，自破壞，意所悕望亦復能辦。拔諸結使故，眾最為妙；倍種種相生，受取為妙；若自求於一切生為妙，當拜手最福田；所擁護人民，王最第一；不作是觀，彼義甚深，捨眾穢法，月最為勝。分別諸法，毘沙門為第一；聲響清徹，師子吼最第一；欲種良福田，有增上學，捨一切田業，釋提桓因為第一，一切世間，功德為第一，示現涅槃道亦為勝，愍護一切眾生，解一切縛為妙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如來之功德，　一切普悉備，
止住釋種家，　猶海集眾寶。
及餘佛法眾，　充滿三世界，
欲求往彼岸，　當從如來取。」

是時，世尊為人中師子雄，悕望於一切智，色和悅，咽喉功德無比。佛法功德，有四神足，甚安詳，去離麤獷之言，直身正意。眾智具足，眼為清淨根萌芽，分別眾法，稱揚其德，未知智猶雨甘露，難可沮壞。十力具足，勇猛超彼，覺知一切所趣而往救濟。大慈悲、禪解脫、四等未曾缺，亦無愛欲味，觀食而食。得無所畏，降伏彼眾。彼猶如師子、鹿王鳴吼之時，其聞聲者皆馳走四趣，止谷趣谷，止穴趣穴，鳥飛虛空，此亦如是，若聞無常聲，此凡夫人及長壽皆懷恐怖於身見，皆馳走而去。猶如彼龍象，聞師子聲，不覺便利，或絕韁靽走，諸有長壽色界諸天亦復如是，聞無常之教，味著所樂，各有此戀愛心。爾時，世尊為師子、鹿王，意悉無恐懼，成其道果，亦不退轉，觀者皆歡喜，止觀微妙，知彼功德，無有愚惑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猶彼師子吼，　聞者皆驚愕，
以智分別法，　種種有別名，
於生死恐懼，　佛德不可議，
是故拜師子，　師子王中王。」◎

◎是時，世尊為人中雄象，一切智慧皆悉具足，所有支節與首相稱。所謂是智慧首，因智慧有念，念為頭依。彼止觀為腹，以休息

解脫，亦無師學，自然辦具。以信根為妙法，以信力而縛，有如是之力護清淨以為牙，除惡趣，慚愧為營從，身妙以為耳。佛法身滿，亦無害意，而修梵行，究竟其原，求其方便，勇猛不退。一切世微妙，無有能過此功德者，猶如安明山。習修於禪，如彼利刀，覺意自在，七處安詳，無常、苦、空，行一切法皆悉無我，涅槃為滅淨，所持如甘露，十力有力勢，觀者皆歡喜。以破壞憍慢行，解脫果報所緣，依彼甘露，不校計所著；本意所造，食解脫甘露果，如甘露者得利養，除諸穢濁以為食，亦不藏貯。於九十一劫善自降伏，爾時便有是定心，無有眾亂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和悅無眾亂，　極清淨意定，
拜手無量德，　人中雄象王。
彼眾生有德，　壞敗諸色想，
眼淨無瑕穢，　拜手覺最勝。」

彼三耶三佛有如是功德，如是自覺知，如是甚深，極微妙無比，於中自覺諸法。
「設復有人誹謗我言：『彼或有聲性與相應有，如是有餘。』如有作是說：『有餘沙門出家，若婆羅門聰明黠慧，若天住止，若欲界、魔天，若梵天色界妙者，作如是而說法。我亦不見彼相，亦無因緣。』如彼所說，若復不見其相，云何不等正覺？亦作是說：『見彼而說法，逮安隱處而自娛樂，為等正覺，亦到無畏處，及餘無著。』」廣說如契經。
彼最為妙，無著，不搖動處，無若干彼名，當轉梵法輪。彼梵世尊轉此法，所謂賢聖八品道，當於何處而轉？或作是語：「於此眾轉為妙，於此眾而師子吼，亦不於空處而轉，於此師子吼亦無恐畏。」復作是說：「欲降伏彼眾故，此最初無所畏，第二諸漏未盡。」此義云何？
所謂有漏障中有諸恐畏，若復斷智具足，此第二、第三我所說道法。此有何義？所謂有如是實，為彼故求，彼作是說：「此造諸內入，此第三、第四有所縛。」
彼有十事，人所修行，在眾無恐畏。或無恭恪心，彼如是無有威儀，以是之故，於大眾而懷恐怖；雖復有恭恪心，明黠如實，有此威儀，彼亦復有恐畏；於眾雖復有恭恪之心，於彼雖無畏，彼義有愚癡；雖復承事供養、恭恪之心，然不數數修行；雖復修行，亦不經歷久，於中亦有恐懼之心；於彼雖久修行，意不捷疾，於中故有恐懼；雖有捷疾之意，亦不親近，於中故有恐懼之心；彼雖親近，

亦不實依，於中亦有恐懼之心；意雖依善，自無此善，於彼眾中故有恐懼之心；若復遍有此意，然不有巧便，彼於眾中故有恐懼之心。
彼世尊為菩薩時，承事師眾，三界牢要寶幢。從錠光佛以來三耶三佛，若干劫極淨無瑕穢，一切無幽不照。緣彼覺意，有如是形類，所為成就，為彼道故，九十一劫而造行。爾時，世尊得受名號，起如是黠慧而成佛，與智慧相應，意悉覺悟，依彼善意，一切皆悉辦，一切意無著，彼第一無染污，亦不懷恐懼心。是故，世尊如是常住，恒入三昧，於彼智有勝，無數世有勝。作是觀察，其有難問者，終不猶豫，文字無缺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身如師子王，　欲度彼園觀，
群獸皆驚怖，　各奔走東西。
如是無所著，　大眾現勇猛，
不樂生死原，　以法度天人。」

爾時，世尊觀一切世間猶如草木。所謂云何？當試最初種有五行，猶外草木。「於此有何五種？」復作是說：「云何彼樹展轉相猗耶？」生種種結，苦諦所斷，外亦有生，有五種行。
觀彼苦地之所生，皆依外而生。於內云何生？有作是說：「於內識處等有是觀，如是外住，隨種便生。」於中作是說：「如日月現無光，此各各相依有。」
所說依外亦生，此義云何？答曰：「於今而不相依，食為水所漬、為火所煮。安處形體，或為風所吹，如地生樹，隨風來往，於中皆悉知之。身風所觸，耳有所聞，時亦能識知，彼曰細滑也。」
堅依外，彼非有智耶？如是亂想，若外果所生，皆悉觀察外緣內。於中作是說：「一切非思惟色相耶？」不作是觀，如觀察四大，如是境界皆悉觀之。或觀一果，眼識生若干果，以識為首，是故壞敗。於中作是說：「外亦有作若干果，猶彼色半青半黃，猶如樹同一根，生若干種果實，秋則無有果，或隨時生，此生死樹亦復如是，身最為本，根為枝葉，猶如三昧境界，是故識施果為上。」
如是而覺知，以眼喻彼樹，若彼眼識有所攝色，其根今色云何得成？所謂如所說觀，觀便為妙，彼如是現，於是復現，諸所生種子漸漸長益，於彼生而成果。如隨時萎，彼果無所因，等有是果，所謂心垢所染。於中作是說：「眼識皆悉知。」於中作是說：「不於中間，猶如彼色緣彼果生，如是緣意識，有此生死樹，彼眼識為

首。」於中作是說：「猶如胎漸漸長，於彼生眼識，如是有眼識。」於中作是說：「不於眼識中間而死，無有身根。」然眼根無所造，此由何故？或外不依根，果本或同影果，於此云何言等一切身根？以過去不依無根，草果根有壞敗，復是所知，外無有情，然內有情。於中作是說：「云何情想有果實耶？」猶如外花實，此種果亦復如是，以是故，或有情，或復共同情，於中實有無礙，云何當有念？於中作是說：「此義云何？」或有作是說：「彼處所無有住處。」答曰：「猶如彼無處所，便有是清淨；外無壞敗，便有是因緣。」於中作是說：「彼四大有增上，如所依有果者，是事不然。此復是所知，所作行業外不現，猶如內所有，不住名曰樹，住者非樹。」於中作是說：「云何此地持無所壞敗耶？」此地亦有軟氣，若依彼有是堅相，為風所吹，便可知之，此亦如是，然外有藥草樹木，無常斷絕，與壞敗相應，當作是觀，因緣無常，苦、空、無我亦如是。然外空無所有，眾生亦如是，猶如無我觀，內亦如是，況當內有所造，懷內思想？彼皆是外。猶如濕木，種時便生，此亦如是，根意所教。猶如身心，依法往來周旋，此皆無所依。猶如壽煖命識，此亦如是，無有終始。

觀彼志性趣，　外及樹木草，
實空無果實，　於法當分別。
彼已有壞敗，　身等即思惟，
壞彼塵勞結，　五根永以滅。

是時，尊者大迦葉勤修苦行，身體疲厭，於彼園觀處而自娛樂，事火無懈息，已眾圍繞。僧迦梨壞，髮爪皆長，諸根淳熟，內降伏婬，經行往來，所觀察皆悉知之。樂閑處，名稱遠聞，故得大慈悲，無與彼尊德等者，天人所供養，是大福田，加敬恭拜。諸遭困厄者，皆度脫之，度彼生死，布現法相，布現歡樂，擁護如事父無異，所供養業，如山不可動，歡喜踊躍。欲觀察如來，欲獨一閑靜處，往至世尊所，歡樂異法故，頭面禮世尊足，在一面坐。

爾時，世尊欲嘆譽少欲之德，便告尊者大迦葉曰：「汝今，迦葉！年老形熟，無復有少壯意，長老身無所堪任，漸漸衰耗，盛意已盡更不與。所著補納之衣極重，計汝今身不堪勝此重衣。汝年已邁，諸有長者持衣施者，便可納受。」是時，尊者大迦葉諸法想，具恭敬心於如來，即從坐起，長跪白世尊言：「生死長遠，義皆不真，受此樂痛，心常愁憂，諸有豪尊長者亦不樂至彼家。已自阿練，復嘆阿練之德；自少欲，復嘆少欲之德。然，世尊！諸天證知——我於今世果，若有力、無力，皆能頂戴，況我今日之身，無婬怒癡，憍慢皆悉盡，清淨無瑕，離世、不與世相應，皆悉得之，今當云何捨此麤服？」是時，世尊告曰：「此云何？」廣說如契經。

是時，尊者大迦葉報言：「以二義故，住閑居處，或復有嘆閑居之德，自於現法中欲得歡樂；為後世人故，作照明，布現如是德，以是修勤苦行是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大迦葉！常當樂閑居。」廣說如契經。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彼得何自在？　弟子修苦行，
清淨無眾惱，　如月星中明，
如今無狐疑，　彼有是大德，
當牢持正法，　淨除一切穢。」

是時，尊者舍利弗自依甚深，無有邊際；所知如大海，無有邊涯；堪任與外學論議，皆悉降伏；稱揚善法，不失彼意；於愛欲得解脫，意所覺知；生死所趣，皆盡原本。便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世尊曰：「我起如是義，皆悉牢固，彼彼止住外道異學處，今到此處，欲服甘露，除一切結縛，意亦無所著於我處所。世尊！為我故，說如是義，當除惱患。」說如是義已，諸凡夫人皆悉懷愁憂，學者亦懷愁憂，諸無狐疑者皆悉欲聞。是時，世尊須臾思惟，告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此行皆是有為。」
是時，尊者舍利弗常樂空閑處，好喜於法，拜手於法，繞三匝，便直身觀如來形。往詣那羅陀村中，以草布地，入師子奮迅三昧。已入彼三昧，如來所止之方便，於彼而般涅槃。
是時，均頭(州鳷反)沙彌常與尊者舍利弗供給所當與，轉尊法輪，修行佛事，最大聲聞，一切世人莫不供養，供養如來身所，彼舍利及鉢、三法衣與尊者阿難。到已便作是語：「我所事師，今已滅度。」尊者阿難問均頭沙彌：「汝師是誰？為名何等？」「我所事師名優鉢低舍，今尊者已般涅槃，此尊者舍利弗。」是時，尊者阿難聞如是語，便懷愁憂，納愚癡城，裹彼舍利，心意迷惑，無所覺知，須臾愁煩而立，便將均頭沙彌往至世尊所，以是語具白世尊：「我今日身不如本故，聞彼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。」廣說如契經。世尊告曰：「彼持戒身而去耶？及我所覺法亦持去耶？」所謂四意止，廣說如契經。「然復，阿難！行不可久保，皆當壞敗。阿難！無常行無有常存者，亦無不觀善行。阿難！行無所依怙。阿難！興起苦更樂，懷顛倒之想。阿難！行無我，不得自在。阿難！行難可捨，常受有教。阿難！行有所害，皆悉空寂。阿難！當遠離彼行，起苦樂想。」
是時，世尊告均頭沙彌言：「汝授此舍利著我手中。」是時，均頭沙彌即授與如來。是時，世尊申黃金臂極軟細而受之。爾時，世尊

當受舍利時，彼極清淨、無瑕穢，心意歡喜，覩者皆歡喜著闇冥處。是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，比丘！可禮此舍利弗舍利，自嘆譽彼，名聞遠布，於聲聞中尊最妙，唯有一存。彼一切皆悉過去諸有萌類欲得是樂，現神足、去垢濁。彼復有是明，皆悉周遍，設當有是色，當拜手彼智慧。彼有名稱，一切世間悉能充滿，此是彼舍利，於三界身得自在，善香所熏，是故當拜手，禮如是功德。為世現萌類眾多功德，當學解脫，至彼處所。」

爾時，世尊亦捨壽命，是時地為大動，四面雷電霹靂，諸天側塞虛空，作倡伎樂，有大光明靡不照明，雲霧覆蔽，火無有光，有如是語流布：「一切智當取滅度。」是時，尊者阿難清旦從座起，往詣世尊所，頭面禮世尊足，在一面住，便問世尊言：「此是何因緣，使地大動？」世尊意不移動，便作是語：「阿難！以八因緣故，地為大動。」復語尊者阿難：「若第一聲聞取般涅槃，如來取涅槃，有如是之瑞應。」阿難白佛言：「今日世尊亦捨壽命耶？」世尊報曰：「如是，阿難！我亦捨壽命。」是時，尊者阿難自投于地，廣說如契經。白世尊：「我面從如來聞，受持諷誦，諸有比丘所修四禪神足，住劫若至無數劫。」廣說如契經。

是時，世尊意不移動，吐如此言教，便作是說：「云何，阿難！我不再三告汝耶？」是時，尊者阿難尊無二語，便默然住，猶如大海中船破壞，無由得至彼岸，白世尊言：「從隨葉世尊已來，彼三耶三佛所有境界，人民皆悉長壽成就，今日如來境界，所修行甚勤苦，精進惠施，無有限量。如今日眾生壽命甚短，教化未盡原本。」是時，世尊告曰：「汝今云何？世平豐熟，無有恐畏苦難，有法王出世，轉輪聖王以法治化，樹木藥草不可稱計。諸有牢獄閉繫者，皆使解脫。或復有鼎沸之世，如轉輪聖王，諸有牢獄閉繫者，皆使解脫，不遭苦厄，有恩慈於彼眾生，而彼云何有恩慈於眾生？」是時，尊者阿難白世尊言：「第一法王，出人之表者，遭厄苦惱者，能脫苦惱最為要。」

「猶如，阿難！太平之世有轉輪聖王，隨葉佛處世時，亦復如是，猶如牢獄繫閉，皆悉度脫之。阿難！如我今日壽命極短出現於世，彼眾生猶刀劍劫生，彼惡劫諸結使厚，未能離結使，依種種邪見，有邪見結使，以非法欲故，有欲結使，於彼眾生中間，所生如是惡起。時世惡故，所教化少，若於彼人勤修此行。

「阿難！我本未得道為獼猴時，不惜身命，使餘同類皆使得度，無有不得度者。本復為師子時，度脫爾所商人，趣彼惡道，久修彼梵行。爾時，阿難！所趣之處，無不有潤澤眾生。我是時，阿難！還復人身，於摩竭界潤澤諸人；復於青雀時，度脫無數商人；復為大仙人，度脫無數梵天。我年八歲時，於此誓願，意不退轉，身被草

衣，勤修苦行，住彼閑靜處，所修行皆悉護持。云何？阿難！我於此迷惑之世，天不降雨，時釋提桓因即使降雨。是時，阿難！我未生時，人民之類愛念一子。若復，阿難！我為一眾生故，一劫之中代受泥黎苦，為彼眾生受如此苦惱。若復，阿難！我今此身父母所生，無有怨敵能害我者，終無此義。此金剛三昧，分別種種三昧，若我取滅度後，彼若供養舍利如芥子等，此功德無有限。」
是時便說此偈：

「從初發意來，　所作為第一，
得為人中上，　誰能與等者？
若父母妻子，　於世得自在，
雖有餘命存，　命盡當捨之。

「汝今往，阿難！為如來故，往詣彼雙樹間。」廣說如契經。是時，尊者阿難從佛受教，便作是思惟：「今日世尊審涅槃耶？」便懷愁憂，不違尊教，即懷驚怖，便往至彼間，皆是宿命相追逮故，勤苦所致，欲有所陳，復懷狐疑：「當云何陳此言？」便白世尊：「所為已辦。」
是時，世尊便往至彼所，舉足蹈地，時欲至彼處。是時，尊者阿難心意遂熾然，復生是心：「此為幻夢耶？為是審然？」如是猶豫思惟是已，復還正其意：「此名曰無常，眾生流轉不脫此患。」是時，世尊漸至彼雙樹間，於其中間，有諸天側塞虛空，或有作倡伎樂，顏色變易，或有啼哭涕零，不可稱計。諸須輪眾，悕望於法，恭敬於法。
是時便說此偈：

「此尊第一妙，　為彼眾生類，
此法亦無上，　今當取滅度。」

是時，世尊便至雙樹間而坐。是時，雙樹間諸天展轉相告，語言：「於彼亂世，一切智當取滅度。云何當捨人民類而取滅度？」
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諸為深義故，　疾逮甘露味，
彼尊有是力，　今悉當過去。
如彼金剛輪，　人民所嘆譽，
彼輪或有敗，　此尊難可壞。」

於彼中間盡修無常，精進力不可沮壞，諸有少壯皆悉無常，諸佛世尊亦復滅度，此患甚苦惱。便說此偈：

「於彼諦思惟，　色像有迴轉，
彼更樂所縛，　受諸苦惱患。」

其中，或有說此偈：

「最始生為苦，　有此陰持名，
無生不有壞，　誰有脫此患？」

其中，或有作是說偈：無常為所從生？

「最初覺此時，　一切念悉成，
彼有如是色，　諸佛無常住。

「我等今日當修何業？今世尊最後說此法，是故當慇懃聞。心是福田，亦不可持。」而發歡喜心。是時，娑羅園中，諸天皆拜手於世尊，雨若干種曼陀羅花，皆啼泣涕零，便說此偈：

「其有覩如來，　晝夜無懈怠，
時欲取滅度，　捨此四大形。
勤苦成其德，　未曾違正法，
以度生死海，　今當捐陰入。」

是時，世尊臨欲般涅槃時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！有所狐疑便可時問，乃至一切行、無淨、常云何。」尊者阿那律：「世尊般涅槃耶？」是密迹金剛力士立如來後，觀如來顏色，支節筋骨皆悉牢固，堪任重任，亦堪任說微妙之法，即啼泣而作是說：

「無垢無眾瑕，　世間失覆蓋，
猶彼紫磨金，　今當捨眾去。
猶如此世間，　田熟時已過，
釋種釋迦文，　無想永寂滅。」

其中，或有說者：「止！止！莫作是語！」是時，彼懷此懊惱，便作是說：「自念世尊從兜術天降神來生世間，憶彼有數千萬天以己功德皆著青衣，有威神之力，力不可沮壞，五百不退轉；復有十二

大鬼神，見者皆懷恐怖，欲來擁護如來。」斯須思惟，復作是說：「攝如來支節皆放光明，便告勅我等，勅諸天有是語：『護世神遣使至此。』於彼處便作是語：『我等歡喜承事供養如處胎時，夢寤之中常不遠離。我等染著此世眾生牢固，於此有苦樂想、有父母想；一切世微妙，有無上想；護世所造，有兄弟想；受微信施，故有福田想；心不傾邪，有執御之想；欲渡流故，有船師想；不可得故，懷珍寶想；得大慈故，有護世想。如我今日金剛之身，不碎為百分。』」或有說者：「此身必當獲果。所以然者？供養如來故。」是時，密迹金剛力士便作是說：「此事云何？是時太子乘馬車出城，時彼馬還來七日不食，生三十三天，況當我等承事受如來教誡入耳者、諷誦者？一切皆悉學，度眾生無有限量，若復珍寶之海，當廣求之。」是時，密迹金剛力士有二賢聖，論說此偈：

「於彼神龍處，　金剛出於海，
云何當擁護，　如是師子吼？」

是時思惟，復作是說：

「猶如彼深海，　力無能過者，
於世行精進，　大德無有邊。」

如是，世尊於波羅奈國而轉法輪。初轉此法時，多饒益眾生，即於此夏坐，有益於摩竭國王。第二、三、四於靈鷲頂山，第五脾舒離，第六摩拘羅山(白善)，為母故，第七於三十三天，第八鬼神界，第九拘苫毘國，第十枝提山中，第十一復鬼神界，第十二摩伽陀閑居處，第十三復還鬼神界。第十四本佛所遊處，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。第十五迦維羅衛國釋種村中，第十六還迦維羅衛國，第十七羅閱城，第十八復羅閱城，第十九柘梨山中，第二十夏坐在羅閱城。第二十一還柘梨山中，於鬼神界，不經歷餘處，連四夏坐。十九年不經歷餘處，於舍衛國夏坐。如來如是最後夏坐時，於跋祇境界毘將村中夏坐。世尊已度愛淵，如是曩昔諸佛所作，惠施利根，皆悉成就，諸行普至，志性柔和，皆悉度已；次度中根；次度軟根，漸漸使至須陀洹；與外學演說。世尊皆周遍，爾時便取涅槃。於是便說此偈：

「欲度外學故，　大尊無與等，
自覺復度彼，　無有溺此淵。
經度種種樂，　漸漸有長益，

於是生歡喜，　皆悉度彼處。」

如今清淨無瑕穢，所生之處常值善處，己行成就，亦無眾慢。緣諸功德皆悉成就：為彼境界故，相應成就；以慇懃故，生皆成就；救濟拔苦，至無為處，如是得成就。若生豪尊家，居家成就；色微妙故，親屬成就；所為已足，無為處成就；有限量故，所為皆成；斷種種結使故，降伏成就；所興行業，誓願成就；種諸功德未曾有，所犯所為成就、威儀成就、諸功德戒律成就；演四意止，威儀成就；分別言教，境界成就；興起智慧，集眾成就；已捨諸有，諸戒具足，戒律成就；以智專心，亦不依禪，三昧成就；如實分別彼界，智慧成就；斷諸結使故，解脫成就；斷諸愚癡故，解脫見慧成就；集諸功德，一切成就；已得滅寂，止觀成就。是故拜手十力。是時便說此偈：

「色不可思議，　佛之所覺悟，
三世稱揚名，　神仙至彼岸。
於世已休息，　永盡無起滅，
大智通第一，　一切得自在。」

聞如來般涅槃百歲後，一切智見布現於世間，摩竭國界欺羅梨城有王名阿儵，其德甚巍巍，猶彼天帝無異，有大威德，聰明黠慧，堪任與彼論議，視民如子。彼夜欲眠之時，便作是思惟：「我今所願已果，更無悕望，當擁護人民。今當設何方便、為何業、當興起何事，使世人民皆蒙其德？」作是思惟已，即夜睡瞑，於夢中便聞此偈：

「審諦甚微妙，　三世所敬事，
當廣布舍利，　最勝取滅度。」

聞此語已，彼王即驚覺。時王已覺，便作是嘆：

「善哉彼眾生，　取滅度之後，
舍利天所傳，　我等當承事。」

口傳耳所聞，是時大王即召群臣、集大眾，以此義問彼言：「我當以何義恤化人民？」彼群臣人民各自陳言，或言供養如來舍利，或言祭祀神天。是時，王便作是說：「當以至誠語擁護其法！我昨夜夢中便作是聞，思惟此舍利甚善哉，為此世故，我等宜擁護世間人

民。自既獲福，眾生得度已，功德無有量。當行威儀恩慈，皆使見照明——我於夢中聞如是語。」又說此偈：

「若聞彼音響，　道場自覺知，
彼是釋師子，　應供養舍利。」

是時，王集諸比丘，復以此義問彼曰：「諸比丘！以法之教。」時王復語彼比丘言：「諸賢所說，我於夢中所見，則是我宿植德本。」
是時，王於八日受八關齋，著純白衣，撞鐘鳴鼓，作倡伎樂，彈琴鼓瑟吹螺，燒種種香，於羅閱城欲得舍利。「聞彼城裏有金券書，已見金券有其形像，前世以土惠施，見彼相。」(自聞以下諸比丘言)王須臾思惟，便作是語：「此必當獲微妙果實，我欲發開銅函，見此中文。」即發開函，見有金券，亦見文字(此券阿闍世王記，佛言有阿儞王也)，見此證驗，即於眾生便讀此文字：
「於摩竭國界有羅閱城，有長者名波羅蜜多羅，彼有子名脾闍耶蜜多羅，第二家名波修波陀羅，有子名波修達多。彼二長者子在四衢道頭弄土戲，當弄土戲時，毘闍耶蜜多羅長者子便懷歡喜，便掬土惠施，復有助歡喜者。如來百歲涅槃後，毘闍耶蜜多羅當出現於世，緣彼土功德，有王名阿儞，出沒耶種。」
時王讀此文字，便懷歡喜，嘆未曾有，復告群臣：「更讀此金券，如上無異。彼於此世界人民之類，皆當統領，然不嘆譽波修達多，當為彼人臣。」時王便作是嘆：「善哉大福田！作是少施，獲大功德，心得歡喜。」或有作是說：「我取七塔舍利，分布廣度世界。」是時，王善哉嘆未曾有之智，歡喜取彼舍利。虛空之中聞神聖聲，而說此偈：

「當發歡喜心，　善德不可稱，
當廣布功德，　遺舍利教化。」

天王於彼舍利而雨若干種華。是時，王起八萬四千塔，一日皆悉成。是時，王告彼群臣言：「彼有如是真諦言教，世所稱譽。為佛今已滅度，分布舍利於世界。亦無眾結，身淨如金，亦如白雪。觀此地未曾起惡，彼亦如是，見此地已擁護之所教授，智不可動，在巖穴中極峻，高空無有量，況當統領一切。一切地是福田，十力觀眾生類，所起塔寺無有增減。」
是時，世尊舍利為一切種類，各各作若干種論。時王說曰：「猶此力無數金剛三昧，碎骨而自得捨休息。云何當度此？」

僧伽羅剎所集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